



雒閩源流錄卷七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

昌衢拔

羅欽順

整庵先生

王承裕

汪循

徐問

汪昶

張邦奇

胡鐸

馬卿

張全隆張璉附

樊澣

魏校

莊渠先生林烈附

王敬臣

金文洲

韓邦奇

韓邦靖

張岳

沈霽

羅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弘治壬子解元成癸丑進

士賜第三人授翰林編修累遷南京國子司業父用俊

時為助教例當迴避先生送父歸家因乞終養吏部不

與題奏留家久之劉瑾用事嚴補職之禁除名為民瑾

各圖源流金 卷一
誅復原官先生之爲南司業也此缺懸而不補者七十
年監規積弛士多放佚每遇差撥爭論紛然先生謂放
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稽考之精予奪
之公不可持此三者甚力始而怨謗交集終亦安之六
館肅清繼轉吏部右侍郎攝篆不動聲色別白忠邪條
奏咸當人心有寅緣內監以求進者奏論其交通害政
請付法司定罪竟沮之世宗卽位轉左遷南冢宰以父
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尙書會父沒服闋起用復
奏辭不允都御史席書自湖廣馳疏請起楊一清總制
三邊吏兵二部議如所請先生曰邃庵舊相卽起必以

禮辭往反須數月今邊報孔亟李亞卿方在彼行事利
害所繫恐宜三思一清繇是不果起先生謂人曰邃庵
素知予予尊仰之但入京逾年物論籍籍今所言非惟
事體當然亦欲以忠于知己耳俄改尙書吏部時張璠
桂萼用事先生耻與雷同懇疏乞休許之居二十餘年
考終于家壽八十三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先生自幼不
識禪學在京師遇一老僧訪求心要遂爲之邁思徹夜
不寐一日攬衣將起恍然有悟流汗通體證之禪書如
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無以加於此矣後
取五經四書濂雒關閩諸書讀而玩之漸復有疑久之

乃喟然歎曰昔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皆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其非吾今乃知前所見者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也遂發憤卒業追悔年幾四十始志於道雖粗見大意自謂可不負此生而官守拘牽加以善病工夫不專故力辭冢宰之命杜門謝客足跡不涉城市潛心二紀乃曰道在是矣大要以精言性以神言心以變言情以合一言理氣以道心謂性以人心謂情以理一分殊明理氣之合一性體至微故道心以爲微惟精所以審其幾情用至變故人心以爲危惟一所以存其誠統體一太極故曰理之一性之靜也天命之初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各具一太極故曰分之殊情之動也率性之道也剛柔善惡生其間仁見爲仁智見爲智百姓見爲日用也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于天命之本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爲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無用遠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獻章王守仁其學皆原於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已性以盡物性以達經世宰物之用著有困知記三篇其於性情心意之蘊學問之原辨極芒忽而皆出於苦思妙契之餘蓋親見新說橫流末學昏瞶毅然以衛道爲已任聖賢

惟蜀原流錄

諸書未嘗一日去手於禪學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嘗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則泰然自處于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又從而議其後不亦可歎耶三寓書于陽明力排其說陽明強答之而已顧其爲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盡趨王氏學家居禁足一小樓惟已丑秋視季弟西野公病及喪葬一再出不下樓數載以終端意著書明道本分之外一無所預家人子弟

守其家法兢兢一步不敢肆嘗作行誨以授其子諄諄於忠信篤敬之說每訓諸子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又曰愛好人窮貪嚼不爛人以爲確論仲子謁選大學士嵩故出其門方柄國請以書見先生不許瀕行酌卮酒命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比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音問乞先生一達所知先生曰數字本不惜但惜乎信命欠確耳竟不之與又嘗自歎曰人立身居業必先打破義利關否則擾擾直到底其教人亦不出此先生有第二人欽德欽忠先後舉進士號羅氏三鳳欽德按察使欽忠都御史父栗齋翁壽時三子

前致酌父各賜之酒以欽忠能其官予二酌欽德次之
予一而獨酌先生三及嘉靖二十三年先生壽八十巡
撫都御史張岳上言欽順攘斥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
年之典使縉紳學士知欽順以正道正學見優朝廷士
趨民習莫不率勵上使撫按及門存問又三年卒恩典
從厚所著有整庵文集若干卷行于世 嘗論白沙曰
白沙詩教開卷第一章乃其病革時所作以示湛甘泉
者也所舉經書曾不過一二語而遂及于禪家之杖喝
何耶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翻說蓋一
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妙旨固如

此金針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誰掇云者蓋以領
悟者之鮮其人而淡屬意於甘泉耳觀乎莫道金針不
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淡之句其意可見註乃謂淡明正
學以闢釋氏之非豈其然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道理
自然語意亦自然曰藏而後發便有作美之意未可同
年而語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現知皆擴而充
之卽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旣一味
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由發見遏伏之久或者忽然有
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所以示
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聞

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今顧以此言爲處老處病處死之道。不幾于侮聖言者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明若日星。何嘗有一言以道爲吾爲我。惟佛氏妄誕。乃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吾亦在。又曰玉臺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註皆指爲道也。是果安所本耶。則所謂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強附於吾聖人之說。難矣哉。又論甘泉曰。湛甘泉嘗輯遵道錄一編。而自爲之序云。遵道者何。遵明道也。明道兄弟之學。孔孟之正

脉也。夫旣曰兄弟矣。而所遵者獨明道。何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此明道之言也。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此伊川之言也。中庸測于天命之謂旁注云。命脉之命難語。又加一語云。命門之云。雍語又曰。於穆不已。是天之命根。凡此爲遵明道耶。遵伊川耶。余不能無惑也。定性書有云。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于物。而繫于心也。雍語乃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于事物上尋討。然則明道之言。其又何足遵耶。名爲遵道。而實則相戾。不知

後學將何所取信也

按甘泉輯遵道錄本意欲抑伊川耳中庸測雍語亦皆其著書名也

又論王湛曰王湛二公學術之誤所以安于禪學者只為尋箇理字不着偶見如來面目便成富有而其才辨又足以張大之遂欲挾此以凌駕古今殊不知只成就得一團私意而已嘗見傳習錄有云於事事物物求至善却是義外至善是心之本體又云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來以此知陽明不曾見理字又嘗見雍語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以事物上尋討以此見甘泉不曾見理字二子平生最所尊信者莫過于明道其遺書具存緣何都不照勘乃爾

相反明道曰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是都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得有也又曰萬物皆備我不特人物皆然都是這裏出來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詳味此言便是各正性命之旨便是格物第一義斯理也在天在人在事在物蓋無往而不停停當當也若但求之於心而於事物上不理會厭煩而喜徑欲速而助長則其回光反照之所得自以為千古不傳之秘者圓覺固其第一義矣

林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

如精金美玉無得致疵辭吏部一節真是鳳翔千仞故學者服其行而信其言焉愚按高子遺書於有

明先儒獨著薛羅二傳蓋高子之所私淑者惟二先生也其著薛傳在結末存臨卒時一詩見敬軒能聞道其著羅傳在開端敘遇老僧一段見整庵能辯道讀者急宜着眼

王承裕字天宇

號平川

陝西三原人父恕歷官宮保冢

宰贈太師謚端毅稱成弘名臣第一有七子而天宇最少以成化元年乙酉生於河南巡撫公署方兒時卽重厚如老儒恒端坐不妄言笑七八歲作屋隙詩曰風來梁上響月到枕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拜之春秋丁日具香果齋而祭乃爲齋銘曰齊不齊謹當謹萬物安百神統聖賢我古來脗齊不齊謹當謹太夫人廉知之以白端毅公公喜曰此兒足繼

父志矣十四五時在南都從莆田蕭先生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歸告端毅曰蕭先生待兒如此謂不足教耶公曰善哉教也真汝師矣天宇繇是益尊師力學丙午年二十二舉于鄉丁未孝宗登極端毅公應召隨行讀書偕一時名公游而學問益進癸丑第進士會端毅公致仕天宇亦予告歸廼開門授徒講學于釋氏之刹堂人衆至不能容復講于弘道書院其爲教以宗程朱爲階梯祖孔顏爲標準師道尊嚴弟子咸知敬學自樹成名者甚衆久之授兵科給事中有時政先後等疏皆切中時弊兩使藩國餽遺

各屬洲流錄 卷七
一無所受歷吏科都給事中正德初逆瑾端政羣工
多出其門天宇遠之又上疏乞進君子退小人及言
瑾諸不法事瑾怒罰粟三百石輸邊恨猶未已以外
艱去始免服除瑾誅起原官遷太僕少卿晉正卿南
太常卿時上南巡天宇夙戒牲帛祭品待祀或曰上
方用武無暇於祀焉用備爲弗聽及上至奏祀皆行
之言者媿服癸卯宸濠叛欲趨南京大臣分城以守
天宇得通濟門乃與家人訣別登城誓死守會有逆
黨藏甲兵于郭以應賊者發之立服上刑都城肅然
壬午世廟卽位改元論禦賊功賜金綺癸未遷戶部

右侍郎提督倉塲世廟重之特賜獻皇帝睿筆清平
正直四字丁亥晉南戶部尙書己丑致仕林居十年
惟以讀書教人爲事當時稱其濟美方諸范文正之
有忠宣論薦者無虛日嘉靖戊戌五月卒年七十四
賜祭葬謚康僖性篤孝悌能悅親養志故端毅公鍾
愛特甚諸兄皆殊常友之時序祀先惟謹誨子姪以
道與人交愛敬兼至久而勿替自始學好禮終身繇
之故教人以禮爲先凡弟子家冠昏喪祭必令率禮
而行又刊布藍田呂氏鄉約鄉儀諸書俾鄉人習之
三原士風民俗至今貞美天宇之功居多所著有論

語近說論語蒙讀談錄漫語星軺集考經堂集諫垣
奏草草堂語錄三泉堂漫錄厚鄉錄童子吟稿婚禮
用中進修筆錄動靜圖說等編所述有橫渠遺書太
師端毅公遺事等書皆行於世自故學致顯於世
汪循字進之南直休寧人天性剛正創館以聖賢爲
必可學窮五經之理卽體諸身觀史則法其善行嘗
從莊定山遊凡天下士有德望者均禮爲師友獨與
王伯安論學諄諄反覆謂不能無疑者四足爲妄詆
朱子之戒蓋其學以涵養踐履爲主立身行道生死
不移者也登弘治丙辰進士宰永嘉行呂氏鄉約毀

淫祠幾盡創鹿城書院祀溫之理學先哲凡忠節皆
表章之爲政惟誠心愛民上人之所嗜好而責備者
不一置念以故三年不得考滿四年無薦書及入覲
擬疏興利除害十一事未上以憂歸上司始知其賢
服闋補玉田令旬日遷判順天正德初應求言詔陳
時務十策朝議推之值逆瑾亂政復上裁減中官疏
語甚懇切不報遂乞養歸爲石礮小隱日夕奉母安
貧樂道家居十餘年未嘗一謁郡縣凡爲文務關世
教折衷古今人物不輕許可後學從遊者隨其資質
所近而誘進之其後瑾誅僉推起用部檄至撫按有

各開源流錄 卷一
司促迫上道交章申薦竟辭疾不起學者稱爲仁峰
先生所著有正學辨帝祖萬年金鑑錄日錄仁峰集
等書行于世

徐問字用中南直武進人廉靜自飭學以紫陽爲宗
弱冠中弘治壬戌進士除廣平府教官召爲刑部主
事歷郎中值權倖縱橫獨持法屹不爲動出知登州
調臨江以方略擒獲大盜數百人尋遷長蘆運使以
刺史轉運司人多不樂用中欣然受命曰吾將以薄
躬清是官也居數月轉廣西叅政累遷廣東左布政
適上遣中使採珠不中程御史欲下令責諸賈用中

曰珠池有禁不趣賈爲盜耶事得寢乃坐是被部叅
上亦不問亡何入覲以廉吏受賞尋擢都御史撫貴
州黔俗獷悍喜相毒噬爰建貴陽書院祀濂雒關閩
諸賢羣多士而訓誨之於是黔俗漸歸禮讓矣以擒
獨山土酋蒙鉞功賜璽書褒勉晉兵部右侍郎自謂
於此道雖勤勤注念未有豁然冰釋處因請告歸棲
遲芳茂山下杜門掃軌潛思力究凡十年起南京禮
部侍郎遷南京戶部尙書甫數月復乞歸用中登第
四十有八年家無長物田不滿百又割以膳寡嫂其
學以窮理致知爲入門以敬義直方爲實際以滌除

習氣還其本原爲工夫恬退澹潔則其天性也所著有讀書劄記山堂萃稿行于世卒謚莊裕學者稱養齋先生

汪禔字介夫南直祁門人幼就塾卽莊重若老成人讀書過目不忘嘗題梅花云自是天姿異何心要占春葉逸齋一見稱異以女字之年十三聞薛文清吳康齋之爲人心竊慕之旣誦濂雒關閩諸子書作而歎曰古今第一流人物謂是已因爲持身箴以自勗家貧母孀無以養活勉就逸齋受舉子業旣冠補諸生以學行知名遠近子弟爭執經從遊已而惕然曰

吾年三十有一去仲尼而立之年則漸遠耳乃悠悠然以舉業累吾幼志何爲乎從此併心聖賢之學揭箴銘牆柱悉標先哲格言堂懸夫子像朝夕焚香如親聆欬吐坐立不敢少背嘗悟齊明盛服之說製先正冠服服之患心難持製敬恕木簡置袖中出入手握之以自提省患坐不直體難羈束倣古人置劍椅旁之法製木板繫之胸臆患體羸好睡寓處備鐘鼓時令童子擊之其堅苦刻勵皆此類也祁學自環谷以來湮塞已久介夫特起倡興人方謗議沸騰笑排叢至乃奮迅直前不少顧避嫉俗尙浮屠按文公家

禮及丘瓊山所著儀節叅之邢俗著爲砭俗編設館于里中揭白鹿洞學規爲教又諄諄誨以昔人二業合一之法二日看道理一日做舉業使不墮于一偏家遭回祿宗祠未建率族人鳩材築祠祀先祖以下及衆子所同出者於私寢立四親祠歲時祭祀朔望謁告一如事生奉母孀居三十餘年孝敬兼至嘗揭古人事親規于壁每進見有禮雖貧每日不缺肉養出外經宿返拜家廟畢卽再拜母戒外內子姓八歲以下及僮僕無得窺中門遇妻甚嚴小不然則厲聲諭之化羣從兄弟十數輩以道伯父病率從兄弟臥

牀下不解衣帶旣卒寢不離喪次又以宗法不立倫序無定乃考綜今古裁爲宗法議以詔族屬凡接朋徒欵親故溫溫有古人風從容周悉各罄其情而後已行道旣久鄉邑漸化出入坊市整容徐行不問老稚咸知指稱先生掌教高敦古輩屢以學行薦聞郡守臺司無不願交求見顧不以此萌一毫祿任意嘗曰吾學誠敬爲入門踐履爲實地正容謹節窮理盡性吾自信吾所見不差前人門路顧憾無所造未能克吾一息尙存之志卽入山恐不幽耳奚以仕爲又曰著作出於有心者不可有發于無心者不可無故

其詩文純粹冲澹不落詞華格以侍母疾過勞邁病卒年四十一所著五經纂略史斷俱未脫稿祁人稱爲築庵先生

張邦奇字常甫浙江鄞縣人少沉澹好讀書少長游神高朗耻與妮妮者伍弘治乙丑舉進士入翰林授簡討作觀頤錄記過自序曰予生二十有五年矣而三畏未知九思或忽內之則氣能吾勝外之則習能吾奪間非無介然之懼懼焉而志之弗堅屢作復仆以今歲除追惟一年之事昔之所期百無一償可勝悔耶年漸長而德不加修能不重有懼耶然既往之

愆孰能無懼懼已復然與不知懼等耳今日之懼吾又懼其復爲前日也取札素日惟過舉而詳書之曰觀頤錄以自驗且防焉嗚呼思出汝心言出汝口繼自今忘善弗爲爲自欺掩惡弗錄爲自欺人之欺已已則惡之乃自欺而弗之惡也可不戒夫其苦自刻勵若此正德中以養親告歸躬耕且讀藜藿不厭薦剡屢上力求便養授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閱文如雄褒無益也與諸生談學根極理要必人人悟暢乃已謂人性無不善謂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釋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

爲我也則書卽學矣如以書而爲學也則學非書矣
又曰譬之權焉權勝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
我者苟重則靡麗崇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
物末技靡不重矣尋自免歸覃精載籍有終焉之志
嘉靖中起春坊庶子兼侍講作昭事錄從事於畏天
時保之語陟南國子祭酒迪德勸善不設夏楚士雍
雍喜得師已遷吏部侍郎攝部事務持大體不斤斤
小苛居九年不調諧所銓注往往位已上泊如也後
兼學士掌翰林院詹事府進禮尙書以母老乞終養
弗允改南吏尙書便養改兵尙書卒謚文定初戶部

以國經用不給議鬻爵度僧常甫嘗言二事害政不
可行而欲足費莫若省費昭儉德者其本也裁濫賞
汰冗食者其末也因條經畫鹽法屯田二事以上給
事中夏言議創園丘方澤以二至祀天地如周官常
甫抗論主合祀而極推高祖敬天祇畏罔敢怠忽之
心以爲之本世廟以大禮故頗庇武定侯郭勛其後
以給事中高時論劾逮詔獄且獎時盡言乃獻納言
勸忠頌以廣上意諸匡矯甚多是時諸儒論學者患
學流于二氏至謂靜無所措其功動用乃有之常甫
懼其無本也著論言大學言心以無所忿喜憂懼謂

之正中庸言性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心法也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正心之功非属于意非属于身者也事物未交恂慄而已凝然中居而萬誘不敢干也忿喜憂懼一無所有而吾心之本體翼如也易曰艮其背曰介于石曰寂然不動曰退藏于密皆心之義也後之儒者以靜歸佛以虛歸老譬則舉家珍而委之地也言及靜虛則以爲疑於老佛而避之譬則家珍爲人所竊欲復之而以爲嫌於盜也瞬目而不敢一盼豈不悲乎陽明王公倡致良知之學遠近輻輳頗欲偃一世以從已而常甫與

鄞人聞冢宰淵余通政本汪都憲玉友善沉思力踐殫意古學卒各有以自立方常甫編修歸省問贈言時甚少陽明日以爲聖資臆所學而贈之曰古之君子有所不知而後能知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常甫報書謂吾何敢言知吾何敢不知古之君子曷爲其無不知若此知遠之近也知風之自也知微之顯也是知之始也及其至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時已卓然有主矣中歲每發憤曰髫齡幸有聞今顛毛種種矣行邁屢稅誰執其咎題座右曰爲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爲

各門漢漢錄 卷七
人當以天地之心爲心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仁孝之道立矣羅文莊嘗稱其德如金錫學探大本諸經說別立暢鬱其傳可必云

胡鐸字時振浙江餘姚人幼孤母王氏二十而寡誓不再適勤苦業家教子尤謹於是時振以儒士舉弘治戊午解元成乙丑進士選庶常改給事中忤逆瑾出爲運副皜然不染瑾敗累遷福建提學副使其教士一以理學爲先而尤邃于易歷太僕寺卿卒學者稱支湖先生平生坦易無城府然自守甚介不可干以私身沒未幾子孫至不能舉火姚人目爲真道學雖素謹厚言如不

出諸口而志在守正排異痛時之宗陸子靜者倡知行合一之說作異學辨首曰象山異其所學好靜厭動是內非外心不盡而欲其存性不知而覲其養此學之所以爲異也是以老太極墨西銘蔽錮伊川支離晦庵又曰昔列禦寇託爲孔子告顏淵之言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欲其不分所以不用也不用則不知而自以爲無不知也象山亦曰人須要用不肯不用又須要爲不肯不爲而又繼之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可以不用不爲也孟子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夫不用而不知以用近於二故不用也不知而不爲以爲近於用故不爲也其

功惟在於不用而已謂之知行同功可也謂之知行合一不可也然非吾儒之學也堯性之者又名其德者但曰克明之而已舜於禹始以惟精惟一告之大學之格物致知即惟精也誠正修身即惟一也傳說之告高宗又以非艱惟艱別之孔子之告哀公又以三行三知別之是固顯然而明較者烏得而泥之嗚呼古之人惟恐人之不知而今之人惟恐人之有知其亦老氏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之意歟諸如涵養致知力行並進之序物我內外偏全似是之分皆有確論詳具全辨中

愚按支湖先生與陽明同邑同時而絕不為其說所移惑又痛闢之真豪傑之士克自振立於流俗中者較之整庵清瀾

尤為不可及矣異學辨中屢舉象山不及陽明隻字立言忠厚於此可見

馬卿字敬臣河南林縣人弘治初年十七舉鄉試兩上春官不第卒業太學時臨清王佑以貢至敬臣察其博覽有行遂偕張士隆田汝耕輩講易於王氏乙丑會試中式廷對謂政事之柄握于司禮刑法之權移于廠衛大學士劉健覆閱卷奇之改庶吉士正德二年授戶科給事中歷官浙江右布政使以裁抑織造中官被誣奏逮詔獄敬臣惟引為已罪御史疏救得謫鶴慶知府至滇見鎮守中官不答禮敬臣立而言曰吾不過再繫而已矣中官改容謝之政暇則教

授生徒講授大學中庸且諭之以文曰古之學者首之六藝近事也繼之六行崇本也至六德考厥成矣今習課試之文科第爲志官祿爲功及幸一第筮蹄盡廢名曰舉業之弊綴砌爲文俳偶爲詩拾古人之餘敝一生之力不足以覆瓿名曰詩文之弊晚宋陋儒浚伏羲之畫轉濂溪之圈不反身心但求毫楮今又躋其糟粕以自述名曰理學之弊宋之四子翊道之功大矣造詣淡矣乃有入室搃戈之徒訾張詆邵右陸左朱肆怪僻自高而忘其履之卑此過門不入吾不憾焉者也或有已則不學端以非人凡人之善

曲爲巧詆諸生能爲古人之學聖賢何患而不至舉業資也詩文藝也性理本也天下之善吾師也又令行鄉約郡人化之土官鳳朝文及安銓叛或指間道可逸敬臣厲色曰丈夫不死國而死家謂何卒以計策攜其黨會兵討平之累遷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至淮上會漕塞議者紛紛欲復海運開濟汝敬臣謂六月無漕京師困矣姑紓目前之急乃疏黃河故道而固隄母令走洩未幾漕利上賞其功僅畢事而卒年五十八張士隆字士修安陽人學務履實以求聖人所謂合外內之道三原馬伯循同邑崔子

鍾皆推服之正德甲戌內宮災以御史疏陳闕失坐
謗訕外謫稍遷郡守副使卒同時有張璉字伯純澤
州人官御史幾爲逆瑾所中出爲河南提學僉事寺
人廖鵬害之改陝西河外收糧遭誣構下獄居三年
得白內閣嫉其輕已復坐不遜除名屏居山中讀書
談道考訂古義得失自六經四書程朱氏外不屑師
焉著有邃言程朱心印藏于家

懋淡北直河間人忠厚正直以聖賢爲師當王氏學
盛行獨不受其波靡宗主程朱著西田語略嘗言主
靜要居敬居敬要窮理揆存是靜時敬省察是動時

敬窮理之功無往不在其大者莫過讀書天下道理
不外乎五倫古人之學不過明此而已其出而有爲
不過推此而已又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
不入學者三老坐于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
口誦心維莫非理義之言可見古人成材之多雖係
于氣質醇厚亦本當時之教有所成也繇蘇州司李
徵入諫垣累遷至通政使

魏拔字子才南直崑山人其先本李姓長洲人曾祖琳
爲崑山媿家魏氏養子迨魏自生子而琳不復歸宗故
子孫皆蒙魏氏祖元律嘗愛伊川格言自檢束則日就

各開沙流金 卷七
規矩注其下曰誠上達君子纔放肆則日就曠蕩注其
下曰真下流小人命孫書置屋壁以自傲父奎代父受
苦役不惜頻死以純孝稱先生生而穎敏一目四行下
弘治甲子魁南畿乙丑成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
外郎郎中每訊重囚齋居默念務期得情會審監刑衆
皆采衣卽事事畢宴飲爲樂先生獨慘然澹服是日不
飲酒食肉時奄宦劉瑾擅權其黨劉瑯守備南京倚勢
作威臺省官望塵奔謁先生獨不在瑯復忽視法司或
時判狀莫與爲抗京邑有經歷姚元者從子利其富貴
誣以奸罪賄瑯陰爲之地必欲寘元於死屬先生訊之

竟白其枉瑯亦莫敢誰何也暇則與崔子鍾余子積夏
敦夫王純甫諸公商確學問不輟正德九年召爲兵部
職方郎會江彬握重兵居大內而寧藩亦有反謀乃移
疾家居揣意講學辛巳世廟初服擢廣東提學副使力
以師道爲己任課士先行後文盡改部下淫祠爲社學
嚴禁火化從禮葬粵俗爲之一變又達摩所傳衣鉢歷
代所寶藏者悉取而毀焚之扶正嫉邪執理甚嚴於是
有謀中傷之者適丁外艱歸服闋補江西兵備改河南
督學施教一如在廣東時且申行冠禮境內有伏羲畫
卦臺久爲牧豎所湮沒亟命有司鼎新而表識之少林

寺有達摩面壁九年影石世以爲神書冊記之先生親至其處見洞石與影石形類不同遂命登封知縣侯泰召石工微鑿其痕以驗其僞而立案存照候修志之日特與改正怪妄始息甫三月晉大理少卿轉國子祭酒兼經筵講官故事將進講先期呈講章於內閣先生獨不然時宰不悅遽改太常寺卿提督譯館時天地分祀之議興因撰郊祀論大略謂上帝至尊無可並者以社配郊則可以北郊對南郊則不可議與時違卽致政而歸自少敦行孝友每夙興卽省其父母夜則就寢所晤語無恙迺安或疾則累晝夜目不交睫致政時母張老矣日依依侍食於側嘗具疏請復祖姓李以成先志會沮格不果行平生篤志聖人真猶飢渴之於飲食其學始博終約主於立本研幾謂當以涵養仁心爲本中年以後純如也天下賢士大夫翕然宗之質疑問難者常滿於門稱爲莊渠先生蓋歸林下而教化益行焉所著有體仁說大學指歸六書精蘊遺書師說語錄文集行於世卒贈禮部侍郎謚恭簡有司立祠祀之先生之在粵東也東筦舉人林烈以師禮見遂志理學自學諭歷遷戶部郎中俱著勤慎出爲福建運同醴政大理在任毀淫祠興社學朔書院日與諸生講習其中又聯什

伍邱孤貧置義阡立鄉厲壇修養濟院教養並敦一做
莊渠行事及卒民巷哭商罷市共爲建祠烈字孔承歷
官三十年儒素如舊子培坦城俱鄉薦培最知名 李
獻吉晚與先生論學自悔見道不明且曰昔吾汨于詞
章今而厭矣靜時恍有見意味迥然不同則從而錄之
先生曰錄後意味何如獻吉默然良久驚而問曰吾實
不自知纔劄記後意味便散不能如初何也先生與之
極言天根之學須培養深沉切忌漏洩獻吉因問平生
大病安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驕氣此害道之甚者
也獻吉曰天使吾早見二十年詎若是哉 先生答崔

子鍾曰自陽明之說行而慈湖之書復出禍天下殆天
數耶兄與湛年兄辭而闢之意則甚善但名未正耳何
謂名曰慈湖之書逆天侮聖人之書也昔孟子名楊朱
曰無君名墨翟曰無父慈湖之行未必過墨與楊而邪
說則甚以其爲佛學也某嘗謂佛氏無天今慈湖旣已
叛聖人而從佛親爲之奴矣而又訶佛罵祖陽主聖教
欲高出一層其敢於侮聖人之言者蓋學狠和尚棒喝
禪宗呵佛罵祖家法無天莫甚焉此書不焚不知顛了
無限後生某每思之未嘗不爲痛心疾首也又一書曰
留都一別且也三十餘年矣遐想年兄進德日以精淡

欣仰欣仰其也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而又未能也亦太不勇矣近世講學者日以多道其復明矣乎道其復行矣乎吁憂方大耳虛志驕氣欲一蹴至聖人而言行判若兩截此恐卽是談天衍彌天道安之流耳近見序文淡斥陸學愚意陸學且未可非彼其工夫雖粗却是實做也淺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愚謂合二書觀之莊渠先

生關陸學甚嚴其所以關假陸學者意更嚴矣非先操切而後寬縱也近時有忌先生之學而欲毀其品者謂桂萼大禮疏出先生手余問此何所據曰見首輔傳及取首輔傳細考之無有也後余讀莊渠全集有代桂公經筵講章斥羣臣諫疏是以天下爲重天性爲輕而稱世宗欲歸籓奉母卽大舜惟欲順父母視棄天下若敝屣之心此爲去利懷仁義蓋代桂公口語則將順大禮無足怪者而不知其昧公私之

辨矣先生殆亦有過然當日僅爲講章而毀者竟以大禮疏草坐之君子一舉筆之間可不慎與

金洲字士瀛南直嘉定人嘉靖丙戌進士天性孝友

母常病不食卽亦不食居喪哀毀骨立比塋築廬墓

側哭踊如初喪有白鵲遶其廬不去父性頗卞有過

必幾諫繼之以泣弟邁危疾竭力營視不寢者兩月

旣貴其塾師病爲執使令百日無倦容知永康縣以

廉肅稱病目改國子監助教生平惟師事鹿城魏莊

渠先生而友夏敦夫蔡希顏王純甫嘗曰寧無偶不

可與匪人爲緣又曰居業必自近克己當先難聞者

以爲名言卒祀鄉賢祠

王敬臣字以道南直長洲人始孩喪母體羸甫十齡
值時序清明書几曰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
人何以昏宿儒皆驚異年十四隨父庭宦京師誦四
箴註悟孔子求仁之旨歎曰學在是矣由是居處必
以禮自準雖燕褻必正襟危坐無惰容旣而父命應
舉泣不忍離強之歸家貧鬻書自給有饋食者卻去
題壁曰不食嗟來食寧爲溝壑夫十九補諸生謁魏
莊渠先生考道焉時士子爲文爭尙奇詭以道獨謂
學不聖賢雖凌厲道上君子不貴也父叅藩江右致
仕歸百端娛侍備極色養父出飲夜分必迎於門風
雨則迎於塗子殤父爲置媵不欲父曰若虞燕女溺
志而不虞我一綫息哉乃勉諾數年遣之父老得瞽
眩疾臥榻下目不交睫微聞謦咳輒躍起視安調諸
藥餌以進事繼母郁如事父郁性卞急臧獲稍拂意
卽沈憤擊牀毀器以道跽解不得蒲伏戶外嘗竟夕
不起又母心不善其媳以道獨居不御內者十三年
母竟蒸蒸底豫督學耿公定向察其純孝俾越次超
貢趨入試以親老不行惟以坊金分貽族屬無兄弟
友愛諸從昆姪輩闢館舍勵之學婚嫁必任自奉則
糲食布袍五十年如一日嘗命僕以銀器質典踰年

取歸誤與金器促還之典家以布勞僕僕不受曰主
行德而我顧爲利乎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
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譚自見天臺督學後謂聖賢
無獨成之學遂以橐鑰後進爲事從遊者四百餘人
咸刻厲相責然學惟慎獨爲本而指親長之際衽席
之間爲慎獨尤以標立門戶爲戒曰學者不可標立
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爲弊滋大又曰六經文之
本爲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於是學者知
有正鵠矣世稱少湖先生晚以撫按交薦授國子博
士不赴卒年八十五蘇人建祠以祀號王孝子祠所

著有家禮纂婦訓及遊武夸記行於世

韓邦奇字汝節陝西朝邑人幼俊爽志于學治尙書著
蔡傳發明禹貢詳節以諸生就歲試學使虎谷王公語
衆曰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旣出於吾人則在
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聞之惕
然退而搜集羣書凡涉於樂者靡不叅攷端精篤嗜雖
疽發至潰亦不自知遂作律呂直解久之悉其作用之
實作志樂其爲書多言馬遷班固蔡子周禮所未及而
備錄先儒世儒之圖論用資探討書成授梓是日有九
鶴來舞于庭弘治甲子舉鄉試第二正德戊辰偕弟邦

靖同登進士值劉瑾擅政朝士奪氣同年多往謁者而兄弟卒不往爲時所欽拜吏部考功主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某私袖小帙竊視汝節曰考覈公事有公籍在何以私帙爲乃奪其帙封貯不簡都御史爲遜謝衆皆失色調文選太宰托意爲官擇人欲發視缺封汝節執不可太宰啣之會京師地震上疏極論時政闕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分巡抗嚴時逆司錢寧以鈔數萬符浙易銀當事者斂餽恐後汝節檄知縣吉棠散其斂卒不餽宸濠將舉逆命內豎假飯僧于杭天竺寺汝節立爲散遣濠又以儀賓託名進貢假

道衢州汝節召儀賓詰曰進貢自當沿江而下奚事假道歸告爾主韓僉事在此不可誑也後三年濠果通鎮守欲襲浙江賴前事發奸不竟逞凡織造中官有所求爲率裁抑之積忤旣久而富陽縣產茶與鱗魚進貢採取時民不勝煩擾汝節目擊其患作歌曰富陽山之茶富陽江之魚茶香破我家魚肥賣我兒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皇天本至仁此地獨何辜魚兮不出別縣茶兮不出別都富陽山何日頽富陽江何日枯山頽茶亦死江枯魚亦無山不頽江不枯吾民何以甦鎮撫撫奏之誣以阻絕進貢誹謗朝廷逮下詔獄放爲民

初被逮時杭府縣贈以路費揮去又歛贈官旂多金祈途中寬挺斥之曰死則死耳若輩奚爲意氣不少屈釋歸卽家講學四方學者負笈日衆世廟立起山東叅議尋乞休甲申大同巡撫激亂遇害事勢孔棘以薦起山西左叅議分守大同人皆危之汝節聞命卽行將入城去二舍許逆者使二人露刃迎且故燬叅將宅以懾之汝節奮然單車入時諸司無官鎮人聞汝節入皆感激泣下人心少安旣而巡撫蔡公天佑至代汝節親率將領令盛裝戎服謁蔡于代蔡驚曰公何爲如此對曰某豈過于奉上者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大同人止知

有其耳不身先降禮何以帥衆蔡爲歎服會上遣戶部侍郎胡公瓚提兵問罪鎮人聞之復大譟汝節迓侍郎于天城以處分事宜馳白巡撫諸軍聞言出於汝節信之始解翼日首惡就戮汝節謂侍郎曰首惡旣誅宜速給賞以示信庶亂可弭寧不然人心疑懼將有他變侍郎不聽汝節遂致仕歸先是弟邦靖嘗以是官威行惠懷甚得士民心及汝節繼任士民環告曰前使君之治誠善願使君守而勿失感慕咨嗟有泣下者故終任所行一無改于舊民甚德之而後事卒如所料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其秋典

試順天因命題爲執政所不悅嗾言者謫南太僕寺丞
已丑再疏歸尋起山東按察副使大理寺左少卿以左
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大同再變王師出討百凡軍需
倚辦宣府悉力經理有備無乏乙未入佐院事未幾巡
撫山西躬歷塞外增飭戰守之具拓老營堡城垣募軍
常守以代分番政益嚴肅守益儉樸間日以廩米易肉
一斤有司供餽悉拒不受廳事惟一二青衣侍立三司
官入揖議事數語而畢庭清似水不聞履聲諸王府總
兵武衛官俱相戒不敢犯四疏乞休得歸甲辰復用薦
起總理河道遷刑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晉南京兵

部尙書在留都廉靜寡交六卿同列亦罕往反每拜表
聖誕令節赴禮部禮畢孑然獨行內外守備議事外語
不及他杜門晏坐間授其徒以古今理數之學道望蔚
然五疏致仕是在己酉益修舊業倡導後生居七年乙
卯會陝中地大震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學
者稱苑洛先生其學以精一爲宗以培養夜氣爲本以
修明禮樂爲要復旁通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
諸家嘗以授容城楊繼盛氏語具楊傳中性極孝友事
父蓮峰先生及閻恭人終身不違顏色與弟邦靖交相
砥礪友愛切至汝節疾于廬幾一載汗惡之氣人咸不

各圖說金 卷十
堪邦靖侍側未嘗少離飲食必親奉湯藥必分飲士大
夫立孝弟碑爲鄉閭式後邦靖病亟汝節日哭泣不解
衣不滋味者三月餘形且瘁邦靖譬曉之泣謂曰吾弟
憶東坡詩乎來生之因尙當爲兄弟也及邦靖卒屢廢
寢食哭絕衰經疏食祥而弗懈嘗謂其友樊恕夫曰世
安有司馬遷關漢卿之筆能寫吾思弟痛弟之情吾當
以此身報之故恕夫碑文曰自有兄弟以來中間道德
之高功業相映亦多矣至相愛之深相信之篤所見之
同如公兄弟可謂曠世少有矣論者更推其胸次灑落
大類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橫渠識度涵養並可方敬
軒云所著有苑洛語錄苑洛集苑洛志樂性理三解易
占經緯易說書說毛詩喻諸書行於世

韓邦靖字汝慶陝西朝邑人邦奇之弟生而靈異三
歲能誦古詩百餘首四歲通孝經五歲讀論語文王
至德章掩卷若有思者父問之對曰卽如是武王非
矣八歲攻舉子業十四舉于鄉二十一成正德戊辰
進士己巳拜工部主事奉部檄十庫監收庫宦官不
爲禮汝慶自坐前席宦官怒給曰部尙書至因起撤
坐汝慶詰之答曰公無與庫事止一飯耳汝慶曰然
則吾當去矣答曰當署案汝慶曰豈有署案而不與

庫事者乎竟前席坐署案又監收黑窰廠主廠者宦官厚燕接殷勤之懽汝慶不顧自起視秤分毫無所假宦官雖怒甚然無可奈何未幾抽分浙江先是抽分部使者往往避嫌乃重取於商爲羨餘以自白汝慶乃下令曰非巨木若竹木成器者不稅其稅課舊領府幕官乃奏改寄布政司庶杜侵漁隱徇之弊又奏抽分司刑獄宜下按察司以防出入詔皆可故事抽分司餽鎮守太監歲千金是時鎮守劉太監爲巨菴谷大用黨汝慶故不予金劉怒後知其爲人愈益敬之會宦者從京師來索抽分錢甚急劉從旁勸曰

幸無求韓主事我當有以贈公也及代去有同年趙司李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汝慶笑曰正恐若此耳壬申南北畿內山東河南諸郡盜起天子命將征勦工部官例一人前除當前除者數人皆懼不敢往言之部尙書有泣下者次不及汝慶部尙書知其素勇可使數日汝慶汝慶毅然請行行竟無害比歸遷員外郎奉部檄清察直隸山陝諸路匠班銀兩旣見其民貧乃奏議罷徵是時急于用財不許後以乾清宮災罷之上因災異詔求直言汝慶上疏極言陛下卽位以來朝政不

修經筵罔御盤游無節狎近羣儉摧折骨鯁之臣閉
塞諫諍之路百度乖違庶事叢挫府庫空竭閭閻流
散盜賊災異薦至迭興危亡之形已成社稷之憂方
大疏入上震怒下錦衣衛獄給事中李君鐸率衆論
救之得奪官爲民嘉靖改元起爲山西左叅議分守
大同革奸平獄權豪斂跡是時天子修定策功封爵
太濫而高山陽和諸衛軍士奉例開墾草場數千餘
頃皆爲豪家占種前後上疏論列皆不報未幾大同
歲饑人相食又奏議請發內帑賑濟不許爲之憮然
泣下輟食復抗疏論列累千餘言不報乃上疏乞歸
都御史張公文錦奏留之而歸志已決復上疏不待
命卽行西歸之日軍民遮留道上以萬計號泣不忍
捨去至家稱觴壽母與諸兄弟燕會終日甚樂也亡
何病卒年僅三十六蓋汝慶父諱紹宗繇成化戊戌
進士歷福建副使稱善教有四子伯邦彥舉人知縣
仲爲苑雒先生叔卽汝慶季邦翊亦知名父子兄弟
以學問相師友爲關中罕儷而太史王敬夫銘汝慶
墓稱爲曠世之英全德之士焉嘗自號五泉子著有
五泉集及朝邑志行於世

張岳字維喬福建惠安人正德中舉進士官行人植

武宗不豫臥豹房疏請以九卿科道入直嘗藥防他
虞已上南巡同諸司疏諫下獄予廷杖調南國子監
學正嘉靖初召復行人歷主客郎中時議禘禮所自
出之帝無主名輔臣張孚敬欲遷合當之維喬曰是
不可強知獨以皇初祖設位儼然必有在乎其位者
張不聽議上御批署皇初祖位如岳言孚敬忌之欲
羅致門下不可出僉廣西學憲坐所貢士廷試黜落
七人貶廣東鹽課提舉歷轉知廉州時朝議討安南
維喬具言不可狀疏入不報尋遷去而莫福海遣人
叩關言往張廉州安在是欲以恩信撫我也何可忘

語聞詔參政廣東諸經畫所爲受降之策皆仰成而
安南平已征崖黎攻破罷萬諸洞上再賜金幣擢僉
都御史撫江西轉副都督兩廣軍討平封川融懷馬
平連山諸獍尋以兵侍郎右都御史開府沅討苗蠻
卒于軍贈太子少保謚襄惠方鎮沅時邊臣競饋遺
用事者以自全而維喬頗爲用事者所扼或諷之少
貶維喬曰無以爲也寒骨稜稜第欠馬革一張已耳
其他吾分自定人如之何居恒弘毅淵默讀書過目
成誦終身不忘貫串百家精徹隱蹟忠信孝友之行
得之天性論學以程朱爲宗尊信傳註出入以度允

一切談說性命皆指爲籠罩籠侷侷侷排之甚力一時賢智莫之能屈也作學則首以存養之要繼以動作禮義威儀之節而求端未發以爲之本曰心纔靜卽覺清明學須靜多於動至動而未始不靜庶矣爲文章氣象弘裕謹繩墨根抵道要不規規於作者町畦而平正通達得於考亭爲淡著有小山類稿聖賢正傳恭敬大訓載道集藏于家

沈霽字子公南直華亭人少有美質夏方伯寅奇之以女贅年二十一始補諸生從胡敬齋章楓山兩先生講程朱之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何以詩賦爲遂

專心正學至忘寢食值江南病水區畫水利六條達於俞都憲行之以利吳民中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分司留臺扁其居曰山水之間每公事暇讀性理大全書一有所得卽記錄味而玩之嘗奉命按視江北路出全椒辯寃獄甚異好事者立碑記其事疏請發粟賑饑活者數十萬逆藩謀不軌先露章劾之不報迨駕幸南都屢疏請回鑾言極剴切更念儲嗣未定疏請建宗室之賢以繫天下之望諸若備邊任將修德省愆親賢遠佞救災安民及興利除弊旌善糾慝崇正學闢異端廣言路疎內宦整紀綱前後

百餘疏時論偉之遷副使肅清海道化盜爲民改貴州兵備誠心倡化建孔子廟立朱子祠行白鹿之教黔民信服巡撫袁宗儒特薦之將處以京秩子公見柄相方炎正直多沮歎曰非其時矣卽引疾乞休得優旨加叅政致仕平生無私蓄歷任不受一物歸裝止圖書數卷居家十七年屏絕人事日誦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諸書併雜閩語錄潛玩理義驗之身心務爲踐履實學又積數年始知道理皆具于吾心不假外求若徒求之紙上而無得于身心非學也又曰某每夜就枕必思所行之事合于理則安寢或少有未

合卽睡臥不安天明卽更其失如事已處而不可更者則書此事於壁後不敢再失也其刻勵不自恕如此自號東海老人雅有著述不自表暴一日簡舊所著書悉焚之祇存語錄四卷閱之曰自量精力未衰尙冀少有進耳嘉靖乙巳忽遘疾強起正衣冠坐定曰嗚呼死矣哉於心固亦無媿言畢而瞑壽八十五

附錄許誥字廷綸河南靈寶人襄毅公進仲子機神警朗十歲能屬文弘治中第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慷慨明直遇事斤斤斷決命清廷綏倉劾中貴出督者貪縱狀邊人頌之正德初襄毅入本兵廷綸引嫌避言路改翰林檢討闕禍作矯旨奪襄毅公官併竄廷綸於全州襄毅卒奔喪歸靈寶終制閉門掃軌潛修逃覽受徒論道泊如也以交薦起爲尙寶丞復引病歸十餘年嘉靖初起南通政司叅議一時江南人士

爭趨講席已被薦除翰林學士入侍講據經引史出入仁義陳古昔興衰治忽瞭若指掌上注聽焉上緝熙聖學四事一日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以求道是三曰辯諸儒以祛道惑四曰屏雜說以防道害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弘獎風節細華抑競以經世為士筮以尊德為學軌太學生有遐方旅櫬不歸者三十人歲久名字漫滅乃出公帑金購地葬之賙其貧窘弗給者數十人奏罷教職不稱者二人以災異應詔言大君為天下神人之主情中節而和即用人行政咸順天和上納之初文華殿左室列三教之師世宗即位撤曇昉像易孔子像以木主至是廷綸為上具言皇帝王師之統上大悅於是尊皇王入師正禫東向周孔二師陪禫北向如所議嘗侍上講中和及同羣臣在無逸殿爾風亭具陳殷王中宗天命自度之義上皆稱善擢吏部左侍郎屬百司入覲疏絕貨賂肅政紀京師一清遷南京戶部尚書卒謚莊敏廷綸素孱少學於伯兄詔兄卒四十年每臨諱必哀又學於張僉事張卒於南貧不克葬為葬之又恤其孤嫠事襄毅公雖宦學成後稟稟惟謹上塚必慘惻不怡其治經折相沿之剩言獨出已見

謂宋儒分理氣為大謬謂聖人以用世傳心法謂聖人之教務學也在動弗在靜聞者聳異之著有補通鑑正圖書原性學序道統申原道等篇為王司馬廷相崔侍郎銑所稱愚按正嘉間學者多厭薄宋儒或高談性命而病其解格物致知之淺膚或質任躬行而病其為圖說經詁之繁碎兩家立說雖相反而宋儒則內外受攻矣豈自知其一失之空一失之滯而均失之于粗乎如玉端毅之于平川公許襄毅之于函谷公並以冢宰子位大司徒並能言學庶幾哉元凱世美乃函谷喜逞臆說遠不及平川之醇正甚至以太極圖說為周子之真贋實犯是何言也夫宋人析理氣惟分故合最為有功其言觀未發氣象主靜立極的為傳授至訣奈何遽欲一筆勾銷此弊決不可蹈襲當屏弗錄第據原傳其人亦有所長且竟置之便無從設辨故附注之是卷之末以見當時新學之外又有一種野學若此要其病痛易破非若新學之端惑高明而樹壘堅固也

維閩源流錄卷七 終

雜錄卷下

而世異望固也
學之端也高則

學之代又非一
蘇洵學若此要其

學之要無從如
持其志是志之末

以見當其時
也

宋論其內也
文矣

其高也其命
而

其五也其善
也

人之於其學
也

雜聞源流錄卷八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

昌衢 昌侃 校

昔孟子言闢楊墨而申之曰我亦欲正人心論孔

子惡鄉愿而申之曰君子反經而已矣此皆修其

本以勝之者也新學禍人得諸君子力匡於前而

其徒之賢者亦知磨礪去障於後宜若可以無患

然浸淫四五十年而訖躋廡席割俎豆其黨至創

為新建世家以張之欲抗孔子以赤幟於天下簧

鼓乎後世隄防一決狂瀾莫回何哉愚嘗論其世

而伏思之蓋人心失正大經反常公論之不明非

一日矣方嘉靖甲申大禮議起諸臣迎上意圖富貴者爭倡爲繼統不繼嗣之說夫旣繼統矣又安得不繼嗣第以孔子春秋躋僖公書法證之片言可折彼欲借正名二字以行其私徒知以家人言世宗於興邸聖母有本生父母之名不知以廟次言世宗於孝廟武廟有祖禰一例之名迺竟伯孝宗兄武宗而考興獻遂令武宗無子孝宗無孫而斷其後嗣旣復號睿宗入太廟儼然列孝之次升武之上至令獻帝無君世宗無父以殄其大統吾不知孝宗恭已仁民久承宗廟武宗雖曰失德克

收桑榆何罪於天下而爲臣子者忍報至此猶且誅鋤異已俾滿朝諫臣或死杖下或錮終身爰顛倒罪狀頒明倫大典一書恣爲矯誣夏嘗痛憤此舉謂之小靖難而目璫萼輩爲道衍再生非激論也時陽明居越旣不能上章極言上正一代典常下明大臣分誼而其門人若方獻夫席書黃綰王誠甫等阿附邪議者最多又不能正言裁止之卽來問亦不答夜坐碧霞池有詩曰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是明知其失而故縱成之也其後召修大典又勸綰等往成之而曰議禮本諸

名聞流金 卷八
君始其事中間萬一猶有未盡正可因此潤色調
停是顯徇其謬而欲彌縫之也其所謂良知者安
在也張桂等奸既售益自負知禮率意紛更以自
掩覆於是以濮議之牽合祀廬陵以陸學之立異
祀金谿二子皆宋儒也前人不祀而明人祀之夫
固謂自我作古腐儒何知卽春秋經傳可翻定陶
安懿之迹可掃也豈料其爲梯引姚江一氣翕聚
乎桂嘗奉旨勘陽明功罪謂宜申禁邪說而出自
伎忌雖公實私故愈撲愈灼愈塞愈流至隆慶朝
華亭當軸喜招學徒以立名譽見王學方熾遂欲

援陸氏以祀陳王猶復有畏中止沿及萬曆初禩
申吳縣乃背廷議取中旨而陽明竟祀竊謂此一
役也非良知之營壘高而大禮之窟穴分也非瑤
泉之佈置密而見山之防範疎也獄有歸矣嗚呼
陽明惟知保全功名故貪昧隱忍不言大禮之是
非張桂惟知獵取爵位故舉動煩擾積成濫祀之
極禍其論學也似相反其害禮也實相成要之病
禮卽病學矣夏嘗見世宗採張璵議釐正孔廟典
禮御製文追罪程頤名爲傳道之儒而不欲英宗
父濮王加以是可忍孰不可忍之語忿忿然痛心

疾首言之當時朝廷之上持論固若此未有黜程而尚能信朱者也未有退程朱而猶不進陸以及王者也然則公論不明自大經不正始大經不正自人心不正始人心不正自功利陷溺始故愚錄明儒至此凡議禮貴臣皆絀而不書即霍渭崖氏曾著象山學辨亦弗之取其諍禮諸儒若呂文簡崔文敏以下數公學術素正又有功於禮則亟進之以揆於正心反經之義嗟乎君子則阨下位有言不信而使彼相騰其口說所謂以燕伐燕授之口實耳易繫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也學者無誠心而欲修辭難矣哉

呂柟 經野先生 崔銑 馬理 舒芬

祁勅 薛蕙 王思 鄭佐

劉瑞 何瑋 華金 李錦 渭南

周滿 呂潛 郭 張節李挺附 王材

呂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祖柳卿墓日壙中有聲如雷卜者以為當顯六世後六傳至溥生先生資性穎悟始就傳習幼儀識者以大器期之入縣學時尚未總角即志聖賢之學危坐朗誦小屋中祁寒酷暑不踰戶限已受學孫行人昂充然有得督學楊公一清王公雲鳳拔

入正學書院嘗夢明道東萊親爲指授而義理愈精踰
寇中鄉試刻文爲式明年下第入太學與三原馬伯循
秦世觀榆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鳧林縣馬敬臣
輟舉業而講理學習古寇昏士相見禮孝廟賓天順天
府哭臨衆惟具禮先生獨涕淚交下通國異而譁之弗
恤也孫行人昂沒爲之服衰拜送弔客正德戊辰中會
試第六人廷試擢第一授翰林修撰受祿祀先祝稱某
之子某聞者羨其知禮時先生與馬理康海齊名關中
劉瑾以鄉故欲引用之遜避不與來往且上疏請上入
宮親政事庶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憾甚欲中以禍遂
引疾去瑾遣官較偵其過於途中不得會敗迺已起供
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臺沼
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人
方之賈山至言上亦不罪乾清宮災復應詔陳言六事
其遣去義子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敢言以言
不行乞歸居恒力田養親左右惟謹父或因小失責次
子梓必跪而同受責俟父怒解始起當父病侍湯藥夜
衣帶不解晝履無聲及卒痛哭嘔血將葬大雨如注跣
擗踊蹈泥淖中執喪不少殺墓畢廬于中門外旦夕不
輟哭自成服奠墓遷柩題主以及卒哭三虞大小祥禫

斟酌損益各有儀注其時名家多倣行之鎮守大監廖
鎧賻以金幣立麾去服闋屢薦不起嘉靖初應召入朝
壬午與修武廟實錄充經筵日講官講期值仁祖淳皇
后忌辰因當御口奏宜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
避之先疏陳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須克己慎獨上對
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遂疏諫大禮復以十三事自
陳得罪下詔獄降解州判官知州缺署州事迺恤災獨
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已又集
耆民鄉長講讀教民榜文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察
孝弟節義者標題其門求子夏後訓諸學宮建司馬溫

公祠正首陽二子墓訂關壯繆侯集遠近來學者日衆
御史爲闢解梁書院以居之集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
之節歌風雅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居三年御史盧
煥等以王佐才薦遷南宗人府經歷晉南吏部考功郎
中尚寶司卿太常少卿公餘閉門讀書兼設教鷲峰精
舍久之召入爲國子祭酒以身植教自貴試法監中乞
差爭撥之風頓息有以敷教在寬規者答曰寬非縱肆
之謂乃日刮月劘而不責效于旦暮間云耳然曰敬敷
則曷嘗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
古豈古今人真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

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訓諸生以正心修身忠君孝親爲本文優者授之梓德著者揭之榜而問疾賻喪曲有恩意間取儀禮及爲詩樂圖譜分日講解聲教溢然又言之吏部謫一監丞兩廳六堂諸屬罔不清恭旣而奏減歷日以通淹滯疏條監規若干事及言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乞飭該部重刊儀禮併造禮樂諸器以便諸生游業皆報可論者以爲自宋吳李章四祭酒外罕見其儷遷南禮部侍郎同諸公卿謁孝陵衆將著緋先生曰望墓生哀宜青衣角帶衆從之署吏部疏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初先生在南尚壘

永嘉相應詔道出南都有醮禮爲賀者託以官卑俸薄拒之其甥有王通政者轉北祭酒通國送之江上亦獨不往永嘉銜之欲乘機罷其官不果至是永嘉歿僚長霍公走簡斂祭復峻拒之且云一變而爲正人有何不可其伉直敢言如此世廟將躬視承天陵屢疏勸止雷中不報入賀萬壽節禮畢值天變遂乞致仕歸事繼母侯淑人敬養備至不殊生母事叔父博如父姊適劉家貧嘗分財濟之待母黨宋氏悉加優厚繼母病頭風怯寒親製艾褥奉之乃安後卒哀毀亦不殊生母未葬而病以壬寅七月朔卒年六十四是日有雷火日食之變

有大星隕于華陰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
學者聞之皆設奠位持心喪訃聞上爲輟朝一日賜祭
葬謚文簡先生敦勵躬行本原經術與姚江同時而不
喜良知之學其教人專以安貧改過爲說在書院中嘗
夜隨擊柝者以觀號見安逸或寢者旦必切言責之聞
者莫不感發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
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有劾甘泉之學者
則曰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僞學之疑有
問朱陸同異者則曰初時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
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亦何害其爲同

哉學者不務力行而膠于見聞以資口耳竟於身心何
益聞者俱服李立卿曰陳白沙幾乎崇效天薛文清幾
乎卑法地矣先生曰智崇亦繇禮卑禮卑亦繇智崇易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二子之道柁未之能習也然而
嘗聞其大節矣白沙狂而未足文清狷而有餘繇孔子
言之皆可以入道始學者如趨焉文清其正矣時天下
之言學者不歸王則歸湛其能獨守程朱以反身實踐
不變者首推江右羅整菴先生次卽先生蓋天下不數
人也學者稱涇野先生或稱高陵夫子至歌之曰天下
有道惟涇野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

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
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行於世厥後
李楨趙錦周子義王士性蔣德燦諸臣前後疏請從祀
孔廟下部議未及行 何廷仁言陽明子以良知教人
於學者甚有益先生曰此是渾淪的說話若聖人教人
則不如是人之資質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學問有淺深
不可槩以此語之是以聖人教人或因人病處說或因
人不足處說或因人學術有偏處說未嘗執定一言至
於立成法詔後世則曰格物致知博學于文約之以禮
蓋渾淪之言可以立法不可因人而施 東郭子曰我
初與陽明先生講格物致知亦不肯信後來自家將論
孟學庸之言各相比擬過來然後方信陽明之言先生
曰君初不信陽明後將聖人之言比擬過方信此卻喚
做甚麼莫不是窮理否東郭子笑而不對 何廷仁言
程子張子之心無此物我之間如張子方與弟子說易
聞程子到善講易卽撒臯比使弟子從程子講易程子
方與弟子論主敬之道見張子西銘則曰某無此筆力
可見二子之心甚公先生曰此正是道學之正脉如孔
門之間答虞廷之告語皆是此氣象可見古人之學絕
無物我之私他如朱陸之辨不免以已說相勝以此學

者不可執已見 先生曰予癸未在會試見一舉子對
道學策欲將今之宗陸辯朱者誅其人焚其書甚有合
於問目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予則謂之曰
觀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出仕必知迎合權勢乃
棄而不取因語門人曰凡論前輩須求至當亦宜存厚
不可率意妄語 問今之講學多有不同者如何曰不
同乃所以講學既同矣又安用講耶故用人以治天下
不可皆求同求同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 問近讀大
禹謨得甚意思曰且不要說堯舜是一箇至聖的帝王
我是一箇書生學他不得只這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曰

用甚切如今人地步稍高者遇人地步稍低者便不禮
他雖有善亦不取他卽是虐無告廢困窮 臯陶說九
德皆就氣質行事上說至商周始有禮義性命之名宋
人卻端言性命謂之道學指行事爲麓迹不知何也
先生曰曾子易簣的去處真是妖壽貳他不得的時許
象先在旁語及尹和靖出處進退甚是分明先生曰彥
明曾亦應過進士舉來策問中有議誅元祐黨人卽歎
曰是尚可以干祿乎哉遂不對而出看和靖這出處去
易簣事亦不遠了人之身只有箇出處進退死生壽妖
而已諸生做工夫過得此等關餘處皆易矣 先生曰

夫子自謂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予謂夫子之神存論

語乎馬理曰涇野子為漢之文賦懷其史才傳其經學而無駁襍良道之失工晉人之書唐人之詩宋人

以上之文而多純實之語醇如魯齋而著述則多確如文清而居業則廣蓋其學詣周之精同邵之大得

程張之正與晦菴朱子匹美者也馮從吾曰涇野先生教學者多以安貧改過為言此最切近亦最深

微即顏子之學不過如此正下學上達之旨也

崔銑字子鍾更字仲鳧河南安陽人五歲口占成誦

稍長博極羣書講太極圖通周易弘治戊午領鄉薦

庚申入太學謝文肅公為祭酒歷試居首奇之壬戌

下第在京與三原秦偉馬理諸子相友善約明經修

行母慕高虛母溺訓詁母耽詞章母蹈利名毅然以

洙泗為志乙丑登進士改庶常正德丁卯授編修預

修孝廟實錄戊辰同考會試宰執欲私其子以託子

鍾拒不可竟出他房時奄瑾端權羣臣多屈膝子鍾

與修撰何瑋獨長揖不拜瑾怒謂其黨張綵曰翰林

後生多輕薄崔銑尤甚瑋聞之謂子鍾曰吾兩人不

可易節對曰銑安義命久矣是歲實錄成瑾矯旨史

官遷級調部屬州縣練治理改南京吏部驗封主事

瑾誅召還史館辛未復同考會試輔臣方治文藝子

鍾上書勸以時悟主教民薦賢理財強兵毋事瑣

末懶懈千餘言癸丑差封周藩卻厚餽還京會御史

王廷相下獄瀕死亟請執政曲救之丙子侍經筵啓
上以擇相輔德納誨去讒頑戒逸豫值權倖錢寧錢
安廖鵬在側大銜之秩滿晉侍讀丁丑春罷經筵引
疾求去少傅梁儲素重子鍾固畱之乃三爲會試同
考事竣得歸稱觴二親時父母年皆八十餘矣巳卯
作后渠書屋董耕授徒刪定二程遺書作郡志世宗
嗣統薦起修武廟實錄仍侍經筵癸未講論語開陳
治本啓沃懇切尋擢南京國子祭酒開誠心崇正議
明教條嚴祀事獎雋彥警輕惰與諸生朝夕問答不
倦加以賙貧佚老問疾賻喪士林大悅逸尹梅繩者

南謫時友也抗瑾奪官貧病垂沒其母自鬻書屋子
鍾矜之分祿以養爲治棺殮甲申議大禮抗言近者
主事張璉等以先後獻議超遷大學士蔣冕尚書汪
俊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御史馬明衡等以直諫罷
斥御史段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至下于理舉錯
失宜仰惟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
意大順通情今獨任己意亦曷其有極伏願勤聖學
辨忠邪以回天變自分必逮已而報休歎曰天恩浩
蕩復見老父幸矣諸生愕然如失怙恃歸囊無江南
一物惟攜古書數篋因自笑曰人言金祭酒我今若

水矣公卿及諸生送者千餘人從而渡江者又數人子鍾乘醉登舟歌曰故園菽水知堪養捷徑南山保未曾歸見父愉愉如也日讀書洵上折衷羣言而斥越學爲霸儒爲邪說嘗言孟子曰良知良能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刪良能而不挈非霸儒歟又曰學必宗聖人聖人之道載於經道在日用愚者與能邪說曰博者約也聖賢過今人遠矣必曰文行邪說曰求之吾心而已四方來學者衆悉卻其幣每提三言教之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丙戌罹父艱哀毀甚家居垂十六年著松窗寤言中庸凡演十翼政議中說考文苑春秋等編已丑立皇太子始起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貴溪相贈詩云一字不曾通政府十年今始見先生蓋紀實也晉南禮部右侍郎署戶部會有言句容朱家巷實皇祖故鄉墳址具在請營表者旨下覈實子鍾至相度以爲事久遠無從考信乃上言興王之基難可臆斷失實爲誣祖且勞費不貲事得寢尋進賀萬壽節值有風霾之變遂自劾得溫旨慰畱冬過家疾作杜門調攝著讀易餘言辛丑擬乞休未果病劇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敏子鍾生平博學善談從

游者多所感發門人如吏部郎中王與齡輩皆日依之不能舍去嘗訂古本大學所著諸書及文集多行

於世學者稱后渠先生或稱洹野先生后渠大邃研於六經於易

謂好奇者浚義於象流為鑿而尚占之法又久失不傳夫皇義畫卦文王周公繫辭孔子作翼一也

謂易道加詳焉可矣乃曰有義易有文王周公易有孔子易支矣哉作周易餘言于詩謂毛之說關

睢也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無傷善之心美哉訓乎周之后妃廣於求助情在得媛未得而求之已

得而樂之協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忘其躬也樂乃有與略於色也是關睢之義也後之說關睢

者異焉曰宮人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則宮人當於何屬之豈文王未納室先畜嬖御與又言詩大序

微粹非卜子不能即小序猶之不可廢也作詩解其論尚書曰孔子刪書為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

入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書錄事之大與變者平世小節無與焉堯典禪也甘誓世

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攝也顧命防也呂刑衰也文侯之命亂也王熄而霸興故秦誓終焉書

始堯典咨于四岳終于秦誓榮在一入其聖道之要乎其論春秋曰春秋以王律霸將以復書之政

焉故知書與春秋之旨可以裁世變議本末又曰唐虞禪夏后繼湯武放代世久而道降物豐而變

起然代天理民不以富已其道一也春秋主威奪而臣橫侯政夸而國痿無能任湯武之事者霸乘

其隙假各義以主盟天下幾欲改物霸又衰則舉一世胥盜而已夫子刪書與詩又作春秋標前之

盛著後之衰申王之純正霸之詐定是非垂勸戒而說者求奇競博刻核于一字未哉未哉其論諸

儒于隋取王仲淹作中說考于宋宗二程子朱子述程志述二程文略述晦菴文抄處相臺者十年

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閱作樓儲書取考經四書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小戴禮曰此本

言也取程易傳程志程文略曰此榦言也取左傳温公通鑑宋元綱目文章正宗陶詩選詩曰此支

言也韻學與焉命之曰數卷樓于是劄記所明發揮性術訓訂經史申正理駁說見作士翼四篇又

慕王氏續經之意取漢帝伐楚之誥迄明祖伐元之檄作文苑春秋謂三代而上井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陌郡縣其民散故道難成作政議十篇曰均田曰覈舉曰重輔曰簡侍曰省官曰師田曰本末曰修禮曰訂學曰通議制遵今道從古合諸人心不激不隨期于可久其士翼論學篇曰天生蒸民物必有則故學躬修九容行采九德心不強撻而存守不徑趨而約矣又曰常情聞毀則憂而思思則勉於善矣聞譽則喜喜則矜矜必放是毀益而譽損也學者不聞規過之直寧受毀可也無觀善之朋寧遠譽可也又曰覺心之放即求也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已之是即非也姑人之長即短也論經篇曰五霸者政之終仲尼者言之首夫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蓋將以救陂行而伐私情非可以衍雅談而首後傳也夏蟲疑水君子不費詞焉周衰而人逞其技宋衰而人駁其學夫游定夫張九成楊簡之經禪也陳傅良葉適之道法也陳亮之功力也王安石之政利也背孔氏之道而襲儒名亂程朱之學而立士的夫傳本訓經箋復釋傳其文彌重其旨彌離苟以譁世取

寵而行弗給焉况乎複言而慢裨說而譁吉士所惡童子羞稱或乃班之作者為後之程難矣伯牙之絕絃悼知者之難遇也孟軻之放淫俟後聖之復作也愚按后渠考析經解及繩販南宋諸儒處多有發明獨其訂古本大學未免為時說所移惑此訂誠可已而不已也後來幾亭陳氏又附之高子遺書中吾不識何意豈高子曾取此故備存之與抑陳氏傳會之筆與大抵守正之儒既已合道而或耻隨舊詰逞辨術才便是二言取于四病此而后渠之所以不及涇野也與

馬理字伯循陝西三原人弘治戊午舉人正德甲戌

進士初授吏部稽勲司主事尋調文選甫一年即謝

病歸後屢薦起以送母及身病屢告歸最後歸既十

年起為南京光祿卿至即引年致仕嘉靖乙卯十二

月十二日夜地大震而伯循以是夜卒年八十二學

者稱谿田先生幼敏慧醇雅如成人年十四爲邑諸生卽稱說先王則古昔研究五經旨義多出人意表弘治癸丑會王端毅公致仕康僖公以進士侍歸講學於弘道書院伯循受教講下得習聞國朝典故與諸儒語錄一切體驗於身心與同門秦西澗偉作文告先師共爲反身循理之學以曾子三省顏子四勿爲約進退容止力追古道康僖公深器之邃菴楊公督學關中見伯循亦歎曰馬理之經學天下士也旣如京益與海內諸名公講學其意見最合者則陳雲遠呂仲木崔仲鳧何粹夫羅整菴諸君子於是學日

純名日起所在學者多從之游其教以居敬窮理爲主又特好古禮儀時自習其節度至冠昏喪祭禮則取司馬溫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用之居父喪與嫡生母之喪關中傳以爲訓而於進退出處持節尤高嘗曰身可絀道不可絀見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者須自揣分量守經可也在告時安南貢使謂部郎黃清曰遠聞馬道學名所願一見今不在仕列何也黃曰先生高志不欲居官貢使嘉歎以去朝鮮國王奏乞頒賜主事馬理文使本國傳誦爲式其名重外邦若此主事時上書諫武宗巡遊者二後伏闕諍

益力杖于廷員外時值議大禮率百官伏闕進諫世宗震怒命開伏闕者姓名伯循名居首逮繫詔獄復杖于廷尋復官郎中時奏寢莊禕之奏即執政言亦不從考察力罷執政私人彭澤廣東人非幸菴力主被劾調用魏校蕭鳴鳳為正人卒不改官朝野推真考功嘉靖丙戌分考會闈所取皆宇內名士世皆稱其藻鑑居恒喜接納賓客汲引後生年七十居商山書院來學者遠近踵集縉紳過訪求詩文者無虛日伯循媿媿應之不倦山中野服鶴髮童顏望之飄然若仙不談佛老不觀非聖書其執禮如橫渠而論學則準於

程朱然亦時與諸儒異同所著有四書註疏周易贊義尚書疏義詩經冊義周禮註解春秋修義及詩文集陝西通志行於世隆慶間追贈副都御史賜祭葬

初伯循與黃鞏等伏闕諫南巡並受廷杖鞏死復甦後起官病卒及伯循遷南通政赴任過河池見釋丞貌類鞏問之乃其弟肇叔開也茲然淚下厚禮之贈詩云六年復觀先生面為過河池見叔開三復此詩則知伯循於君臣朋友之間真不減古人氣誼矣

舒芬字國裳江西進賢人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洫至邑獻馴雁賦大奇之薦列諸生督學虛齋蔡公試輒首語人曰此天下士也正德丁卯舉鄉試至丁丑中會試廷對第一

人官翰林修撰值武廟不時巡幸心憂之明年上隆
聖孝疏再上謹車服疏五上乞終養疏不允已卯春
上將以三月十九日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
京下蘇杭復溯江浮漢登太和山且徧中土繁麗時
宸濠久蓄異謀待隙生變國裳具疏於十五日早先
上請畱駕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親
王倡吳淝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語極激烈而濠黨
故造爲惡語謂主上聞直諫便舉刀爲自刎狀且曰
今撤賴矣國裳弗聽乃邀考功夏良勝儀制萬潮太
常陳九川至寓舍酌之酒颺言曰匹夫不可奪志遂

連疏入時人稱江西四君子明日諸部曹疏入又明
日百工疏俱入至十九日駕遂不果出二十日上命
舒芬等百有七人於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酉
而退國裳嚴整無異平時迨第五日命各褫衣杖三
十以疏首杖特甚死而復甦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
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上心動得
謫福建市舶副提舉卽裹創就道至閩講學不倦生
徒日衆六月中濠果反且敗庚辰秋聞父艱慟絕兼
程而歸居喪哀毀骨立一循朱子家禮祭未服闋應
世廟恩詔復官翰林道濟入謁孔林行釋菜禮有東

各聞源流錄 卷八 大 彙余堂
觀錄至京上辭升俸級疏甲申正月度上意將偏崇
本生會昭聖慈壽皇太后聖節上乞命命婦朝賀疏
繼三上疏乞致仕養母不允乞改選亦不允詔議大
禮國裳執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三疏
固爭不得乃率朝臣慟哭于廟上震怒命杖如前幾
斃罰俸三箇月是歲奉母就養京邸明年母卒扶柩
歸葬國裳自幼以聖賢自期嘗悼異學之謬曰空言
無補不若修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
書之座右緇流羽客率毅然絕之至於權倖奄宦拒
之亦如釋老於諸儒最喜濂溪稱爲中興之聖謂太

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於易之
說貫串經史百家而於天文律曆尤所究心謂康節
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宗周公觀
大司樂則律曆備矣居常端坐終日未嘗晝寢夜必
計過自訟寤卽告人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不敢少
失尺寸與同志相劇切無幾微矯飾每語學者曰士
當爵祿不入於心溝壑不怠於念又語同館友曰心
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
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此酷好
周禮詳加訂正嘗推爲至誠盡性之書惜漢儒多傳

會宋儒乏表章耳病將卒與衆揖別長子泣問家事
不答跪請所欲乃瞪目謂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
未獲表章予生平精力盡在此書第未及進御爲歎
耳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年四十四素不事
生產家無立壁沒後妻孥失所御史儲良材爲小築
省城以居之通籍十年諫而杖杖而竄又復諫諫復
杖絕無一毫得失死生之念一聞高堂之疾前後陳
乞終養無慮十疏故海內呼爲忠孝狀元卒配享羅
一峰祠所著有太極通書繹義易箋問書論詩稗說
春秋疑義周禮定本及梓溪集行於世隆慶初贈諭

德謚文節

時方尊陽明之學國裳曰必窮天地之高厚必參百王之憲章必極禮樂之中和語

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則有不可僞爲者矣今才智之士飾虛聲教後進則尊德性之說易掩覆也党陸者特竊其一節異朱者未睹其大全非心爲道者也

祁勅字惟允廣東東莞人五歲通論語諸書十二爲
詩文有奇語十五明春秋踰冠魁鄉薦卽藏修不出
慕濂溪延平二賢爲之贊師其心學克養日粹後進
多出其門久之聞逆瑾誅始會試成正德丁丑進士
歸省庚辰拜刑部主事會季兄政上春官沒于塗卽
移疾護其喪歸督學魏莊渠先生至邑臨訪與語稱

重之因諭師生宜以爲矜式嘉靖甲申七月伏闕諍
大禮得罪獲釋三載以績最聞歷員外郎郎中平反
公恕都人頌德公餘益砥學問名其齋曰日新作箴
以自警戊子主廣西鄉試事竣取道歸省有司致贊
一無所受尋出知饒州值少保桂萼家居來相聞問
而未嘗私謁治行推諸郡第一奉旨燒造郊壇磁磚
限無過七十日或獻計謂以土爲胚而飾以磁庶可
速成惟允曰是欺君也俾工匠如法爲之竟以違期
逮獄謫貴州婺川典史南還感疾卒年五十三
薛蕙字君采南直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

事值武廟南狩抗疏力諫禍將叵測冥然安之尋調
吏部驗封主事嘉靖初元自文選主事遷驗封員外
又明年遷考功郎中太宰喬宇倚任之及大禮議起
迺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凡數萬言入奏下獄既詔
令復職權貴人不悅給事中構其罪爰上書自訟以
病免丁母憂服除吏部移文趣起之時權貴人勢焰
正盛乃歎曰斯尚可俛首以就湯鑊哉遂不出後屢
薦亦不就家居十八年卒州人士祀之鄉賢祠君采
七歲習舉子業十二名能詩題隣舍三教圖曰斯道
有三教聖心無二天陰陽動靜機活潑一圓圈試問

一歸何處此理玄之又玄中歲好養生家言收斂耳
 目澄慮默照如是者數年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
 不足學反而證之六經及濂雒諸書至於中庸未發
 之謂中曰是之是矣故其學以復性為鵠以慎獨為
 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為奧以能知未發而致之為竅
 蓋深造而自得之卒逃釋老而成名儒居鄉絕不肯
 為人干請至戚里有疾恒親為製藥嘗脫衣施凍者
 或曰焉得人八而濟之曰吾不媿此心耳所著有約
 言西原集及老子集解行於世大寧齋目錄五經襍
 說藏于家

呂涇野復君采東云約言甚精有裨政教
 良多然其深邃處亦未免一涉于禪老賢

哲立言寧近毋遠寧粗毋精使人人可守而行之
 如何 愚按君采題三教圖病根未消涇野復東
 藥之矣

王思字宜學江西泰和人太保文端公直之曾孫八
 歲能詩十歲能文弱冠舉於鄉及卒業南雍手書矯
 輕警惰四字於座右求朱子遺像奉以出入丁外艱
 祭不愆于禮正德辛未第進士入翰林每試必先同
 列獨不喜為應酬文字甲戌上疏以為孝宗敬皇帝
 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宜親享太廟
 孝養兩宮總攬乾綱緝熙聖學豈可嗜酒以荒志好
 勇以輕身惟是任喜怒移威柄弛紀綱摧士氣召天

各開源流錄 卷八
變言極痛切忤旨貶潮州三河驛丞便道省母挾二
僮至貶所郡守闕景韓書院以居之一時俊傑咸從
之游陽明王公鎮虔臺檄使贊軍議宜學卽偕通衢
驛丞李子庸行會寧藩變作騫裳宵赴軍門功成亟
歸口不言勞庚辰再入潮請業者益盛諸生錄其語
成帙嘉靖改元自三河召還翰林補編修預修先帝
實錄同考癸未會試充經筵講官甲申大禮議起與
同列疏諍不報旣而文端公諭瑩有水患得請改葬
將歸七月之望復預伏闕號諫下詔獄杖朝堂十四
日而斃鬻其居不售無以爲殮公卿僚舊共賻而殮

之以歸年四十四

鄭佐字時夫南直歙縣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南京刑
部主事數讞疑獄庭中稱平改禮部奏立新安文公
後博士世宗入繼大統抗疏諫大禮又極陳清寧宮
後殿災變之繇出爲福建按察僉事轉副使尋備兵
饒州前後誅閩饒宿寇機發颺舉奏功浹辰間遷本
省左叅政彖宰又將儼殊擢上副封執政執政固以
議禮貴向與爲忤者愕曰朝列中尚有此人耶乃徙
之貴州時夫卽上疏乞解職養母歸益究心濂洛諸
書與弟子講論不輟懸車二十年悉謝賓客當道累

疏薦郡邑造請訖不就及卒鄉人卽其所建水口公
屋祠祀之所著有春秋傳義周易傳義四書語錄五
經集義及詩文稿行於世時侯中尚書此人雅與
劉瑞字德符四川內江人十歲能詩文父時敦鍾愛
之爲作五清書舍期以聖賢之學因號五清主人成
化丙午鄉薦第六弘治丙辰成進士入翰林授簡討
屢有建白武宗初立疏陳十事正德丁卯逆瑾擅權
亂政朝臣嘗言事者咸得罪自度不免卽上章謝病
旣出京之明日瑾矯詔斥大學士劉健以下五十三
人爲朋黨勒令致仕與名其中聞之恬然奉其母行

值歲暮峽險至澧州依親以居時太和陳鳳梧視學
湖南檄諸郡邑士子從講學旣而臨江蔡潮續視學
因以州後閒舍更爲澧蘭書院延講授院中尋鳳梧
叅湖藩復檄辰守戴敏創崇正書院請主之四方聞
風來者甚衆壬申詔起爲山西提學副使以內艱弗
行服闋改浙江提學副使毅然以復古明道爲已任
其造士先德行而後文藝有一行者必旌以廩食若
行簡虧缺文雖工必黜於是定冠昏喪祭鄉飲鄉射
之儀著名宦鄉賢之祀教以釋奠歌舞之節教化大
行會宸濠不軌鎮守者潛通逆謀其勢洶洶爰與按

臣藩伯共定扞守之策兩瀾以安用薦三歷卿寺晉南京禮部侍郎甲申元日地震條六事以進言至剴切時大禮議起廷臣以辨諫下獄謫罷者殆數十人復率南九卿諍之草疏極論帝王受命受終之道大宗小宗之義及漢唐宋以來入繼大統之典引經援史凡數千言當時主正論者凡九百餘疏惟德符之言簡明深切上雖不能從亦未加罪其卒之日晨尚入部視事既退疾作端坐而逝年六十五其學以程朱爲正脉以居敬存誠爲本以窮理致知爲要病世之以心學名者空自大而卒流於禪也故操存嚴密

德器深厚平居無戲言惰色雖退食必冠帶終日未嘗傾倚食無兼味衣無鮮綺尤寡嗜慾室無媵妾學甚博積書數萬卷口誦手披無斯須廢至老而彌篤雖刑名度數邊情民隱靡不周知惟痛絕佛老異端之說每遇國有齋醮輒疏諫止其督學及在禮部禁約尤嚴性至孝早孤事母田淑人愛敬備至旣沒哭踊幾絕哀毀踰禮歸塋經萬流驛遇風舟人錯愕起焚香顛天風卽止忌日進奠尤極哀痛家廟時祭齋戒必誠牲醴必豐潔纖悉一遵於禮宦游雖千里必載木主以行聞族人物故必爲位而哭持服視禮爲

隆殺近世士大夫未之及也作文必本六經一洗浮靡險怪之習所著有童觀錄幼學稿澧蘭錄講習錄敷奏稿禁垣奏稿讀漢書改本併禠文詩稿藏於家何瑋字粹夫河南武陟人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以為癡七歲時入郡城忽見彌勒佛塑像乃抗言請去之聞者敬異十歲始讀書十九入郡庠必期以聖賢之學為學嘗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而居又甚近於此忘所師法學其謂何故於一言一行必求聞於父老力索於遺書有得則忻然忘寢食而從之弘治辛酉鄉試第一壬戌成進士改庶吉士閣試克己復禮為仁論

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見侵於風寒暑濕者也人能無為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識者方之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甲子授編修丙寅武宗踐祚乃因新政疏請復史職不報戊辰同考會試己巳孝廟實錄成晉修撰時逆煽虐方烈一日瑾贈川扇于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粹夫獨長揖瑾怒亦不贈扇頃之受贈者復相跪謝粹夫旁立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遂自前對曰修撰何瑋退而念必不為瑾所容乃累疏謝病得致仕歸瑾誅復原職值四方盜起爰獻時政論三篇及兵論五篇以貽執政又

疏請籍沒賊吏以杜禍原皆議格不報癸酉侍經筵進
諫忤旨謫同知開州轉東昌郡丞乞休歸居城南別業
八年杜門卻掃不接外事嘉靖初起爲山西按察司提
學副使以父憂不至癸未永嘉當國甚敬慕之舉翼輔
輟將期大用始入京相晤面數孚敬十三愆衆爲愕然
乃仍用爲浙江提學至則抹殺舉業捷徑華靡之習務
敦尚本實士風丕變未幾遷南京太常少卿時湛甘泉
爲祭酒郭杏東爲司業粹夫力與修明古太學之法贈
杏東有言曰古之君子何爲而學也則當務之急固在
身如何而修家如何而齊國如何而治天下如何而細

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焉
者也博學而審問焉慎思而明辨焉一旦卓有定見則
所謂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
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大學之道如是而已矣至究
其本原爲性命形於著述爲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
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之君子不察乎此刻意詩
文則曰立言不朽此豪傑之所以名當時而傳後世也
畱心性命則曰無極二五窮神知化此大儒之所以繼
往聖而開來學也至有僞起捷徑之學者則又曰理出
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此聖人之極致也奚事

外求噫爲是論者皆天下豪傑之士也吾豈敢謂其不然哉特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又贈兵侍陳公有曰古稱才難全才尤不易得唐虞之際命官九人固皆極天下之選也然而典禮典樂掌教掌刑皆久於其職有終身不易者豈非以其才性各有所長職業各有所習兼全之難故也至于內總百揆出總六師土地山澤無所不掌惟禹益爲然全才之不易得如此近日當道用人司錢穀者未久復改之典刑獄職風紀者未久復改之司民牧計資遇缺而遷初不問其所長所習無乃

以全才待天下士子其意良厚矣所慮全才不可多得用違其長則王良撻弧后羿執轡非惟無成且以敗事是故不可不深長思也時人稱爲留京兩篇文字晉本寺正卿再晉南工部右侍郎奏革神帛堂各宮監機戶夫匠料銀歲省以數萬計歷改工戶禮三部再以病乞歸言者累疏請留詔許在京調理又晉南院右都御史掌院事竟辭去是時南有陽明北有函谷皆以理學鳴天下而粹夫默如獨與關中呂仲木儀封王廷相書問印證日事二親躬營菽水率其家之子姓及鄉間後生以修孝弟忠信非其義一介不取予瘠田茅屋取足優

各圖游流金 卷八
游兩執親喪皆哀毀瀕死若不能更生居常非涉日用躬行者絕不形於言凡行已教人切實精實仲木嘗以方孔門由賜門人有問太極陰陽之說者曰只以伏羲八卦橫圖豎而觀之則易之所謂太極動靜之所謂有常更易簡可見而周子可無事於圖矣有問律呂之說者曰只以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十二字而驗今俗樂之詞曲及唱詞曲時必吹竹彈絲相應與夫宮尺上工合四爲板眼之遺法以求之至明白可見而蔡氏可無事于新書矣有問一貫約禮之說者曰儒者未得游夏之十一而議論卽過顏曾以聖賢心法爲

初學口耳此道聽塗說之最可惡者門人婁樞王西星嘗請梓文集謝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故惟均役糧二論家譜家訓二篇儒學醫學管見有切世務者門下得哀集之或謂先生真可謂銖視軒冕塵視金玉粹夫曰此後世儒者輕世傲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得軒冕自是軒冕如何銖視得此何異于老莊芻狗飄瓦西星輩曰如是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浮在不義不在富貴也以是篤遵古誼雖世局屢更終不受

各門漢流金 卷八
染家居十餘年薦揚二十餘疏不出嘉靖癸卯九月夜
半有星隕於郡城西流光如晝是夜卒年七十賜祭墓
隆慶初用科臣張鹵疏補謚文定贈尚書學者稱栢軒
先生
愚按芑山張氏嘗譏何瑋管見專拈擊通書正
蒙皇極經世自詡軼出周張邵諸君子右豈自
信太過敢於非古人如許函谷輩耶抑或別有微旨
如所謂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欲一裁正之
耶三書非可拈擊之書愚未詳管見語意云何竊謂
善讀者不可以辭害志而未讀其書者尤不可輕徇
人言而懸斷
其得失也

華金字子宣南直無錫人生而端靜博通經史刻意
程朱之學務身體而力行之奉邑先賢喻玉泉尤遂
初李小山蔣實齋四小像於一室朝夕敬事如師禮

蓋四先生續承龜山楊先生之傳者也登正德辛巳
進士除戶部郎以不附權貴出爲雲南叅議著廉謹
稱遷副使備兵天津復不能卑事巡察遂乞致仕子
宣事父母極孝待庶弟友愛平居無一妄言詖行初
舉于鄉例得免糧役獨請受役如故旣第例當入朝
接疏取旨送科諸進士未瞑卽退子宣於中夜猶莊
坐以待俄而邊警至猶候命不去世廟察其賢勞出
上方供賜之太宰陸完之室子宣之姑也同官京師
足不及其門完黨逆濠事敗得無坐廼爲卹其孤同
榜進士張孚敬驟貴用事邂逅于朝謂曰華兄獨不

能與吾共事乎子宣正色曰公爲相當以天下爲度
乃私其同年耶孚敬大慚而罷歸林後貧約不異諸
生時家產日挫諸孫析箸兄弟交讓鄉論美之有孫
敬夫者竟以貧死然人知其廉吏而不知其真儒也
視世之愿儒口伯夷而胸盜蹠以牙籌厚遺子若孫
者亦大有間矣卒祀鄉賢祠學者稱嵩峰先生所著
語錄名少微堂稿藏於家

渭南李錦字仲白陝西渭南人少潛心理學爲諸生
時西蜀龍灣高先生儔署高陵教事仲白越疆從學
與涇野呂先生同門相切磋正德庚午領鄉薦旣而
知宿遷縣著勸農勸孝二文以化俗繇是邑多孝子
又以稅餘金買牛給民耕墾荒地宿遷人稱爲百年
來一人擢知海州致仕初赴州時不能具一花帶呂
先生遺之一圍後去州抵家猶是帶也嘉靖丙申卒
於家呂先生銘其墓先是咸寧李錦以理學著姓名
並同故其後長安馮仲好著關學錄於仲白以渭南
李錦別之

周滿字謙之四川廣漢人嘉靖壬辰進士授南京戶
部主事監浦口倉仕不廢學尋莊定山讀書處拜墓
葺祠刻其遺集於邑齋旣還都聞高陵涇野呂先生

躬行君子也內修外文進止可範乃折節事為師朝夕聽其討論退而證諸實廸以自稽省事必求無忤于夢寐乃已復與諸僚友為山寺之會以行藝相質勉戊戌擢知雲南府首濬海口大利民田以內艱歸起補鞏昌力行教法首選學官弟子經學道義有師法者列之便坐口授經書訓以性命人倫之要學必繇橫渠張子以志於聖人教必遵藍田呂氏鄉約以復於三代鞏人繇是知向往尤加意旌表貞孝存問耄孤故歲入俸餘亦隨手盡乙巳遷廣西副使以去鞏人立碑思之比蒞廣西當徑寇猖獗思殄寇必先

養兵養兵須同甘苦遂減膳省役開誠布公日閑其兵而練之閱五月勦撫互用山南三洞悉平戊申丁父艱歸庚辰補山東副使專驛傳屯田水利已改督宣大五鎮邊儲遂赴鎮盤閱細大不遺叅論總兵都指揮使以下侵匿之罪邊鎮肅然嘗誦劉絢募兵不如養兵擺邊不如合戰數語乃上疏請畱北直隸民兵平居擦練遇秋應援其山東河南山西者使相挈貼以俟後舉一以蘇徑戶之困一以精武士之選至如南直隸者勢須槩罷但解支費以給北戍是以兩省給一軍兩人併一騎也以壯為衆以飽為逸計莫

便於此上從之歷官臬藩晉右副都御史巡撫汀虔四省提督軍務至贛勤團練明賞罰遂平勦大埔上杭諸賊疏請于所轄嶺北嶺東漳南嶺南四道並崇設分守一人又請復如成化間例仍設叅將會昌節轄四省詔俱報可未朞以病致仕自聞涇野躬行之說崑以四教三省爲存主務日有可見之業爲尊聞行知每歎世儒徒嘵嘵認識本來反洗洋而無益于歸宿也可謂不墜師傳矣所著有文集續集二百餘卷行于世

呂潛字時見陝西涇陽人父應祥嘉靖壬辰進士爲

禮科都給事中以論宮寮事奪官爲時名臣時見幼穎敏讀書卽解大義嘗密書克己銘懷袖中時爲展玩稍長師事涇野呂先生言必宗之動必法之學使者重其文行拔入正學書院以風多士嘉靖丙午登賢書明年下第卒業太學時都門有講學會每聞其偕計至亟延致之時見刻意躬行遠聲色慎取子一毫不苟尤嚴于禮冠昏喪祭咸遵文公惟謹先是母栢氏病于京奉母西歸劑醫百至母病革以時見且弱冠命之娶時見不得已娶而不婚日夜苦處喪次旣襄事廬居墓所服除乃始成婚事都諫公與繼母

張氏曲盡孝養都諫公病至嘗糞以驗沒則哀毀幾絕都諫公封事故未畱稿乃走闕下錄原疏請銘馬文莊公文莊亟稱之侍叔父待諸弟情文備至每歲時祭畢燕諸族人講明家訓又率鄉人行鄉約人多化之親黨有窘乏輒憐而周焉與人交平易款洽每面規人過而未嘗背言其短嘗與友人蒙泉郭郭讀書講學谷口洞中四方從學者甚衆聽者津津有得咸曰得涇野之傳者愧軒也愧軒蓋其自號云撫按張公社等以名上聞遂辟入京特授國子監學正會馬文莊爲祭酒蒙泉亦爲助教乃與蒙泉議以涇野

祭酒時所布學約請文莊力行之繇是講讀之聲徹於橋門調工部司務尋卒年六十二
郭郭字惟籓陝西涇陽人幼與呂愧軒同師塾長爲諸生有名二親繼逝凡侍疾居喪竭力盡瘁家計故窘而區處優然益攻苦學問邑令樊公高其行延居講席或有以千金求居間者拒不納嘉靖戊午領鄉薦辛酉冬以會莖業師龍山呂公遂停公車與愧軒讀書龍巖洞中學益有得負笈從游者甚衆旣就獲嘉學諭遷國子助教值馬文莊公爲祭酒教規肅然與有贊助焉時年已五十六例不得入臺省同列諷

其隱年應選笑謝曰臺省寧可不入吾年不可少隱
轉戶部主事權稅九江處脂潤中燭然不滓弊剔奸
鋤商旅胥悅萬曆庚辰出守馬瑚躬先禮讓互用恩
威郡人愛戴之未幾聞有猶子之感念伯兄年老獨
居卽投牒歸歸二十餘年自著書講學外他無所事
壽八十八無疾考終學者稱蒙泉先生私謚曰貞懿
所著有自警俚語山居襍詠語略仰鄭堂集行於世
同邑張節字介夫號石谷受學呂門與愧軒蒙泉爲
友困塲屋四十餘年自以老謝去序貢日坐南園草
屋中讀書觀理培養本原視惡衣糲食無厭意又有
咸寧李挺字正立性孤直有義義不隨時俯仰爲西
安郡學生循故事捧詔下屬邑贈遺一無所受嘗自
誦曰生須肩大事還用讀春秋先從涇野先生游後
又講學於谿田馬公所往來三原路中以盜死人皆
惜之

王林字子難江西新城人由進士歷官南京國子監司
業嘗與同官尹臺營救楊繼盛之死相嵩旣諾而復背
之時王湛二家之說盛行增城官南太宰稱湛氏學矣
子難往造業投刺見闡者攢筆抵掌歎蓋歆之也問焉
指尺牘曰是赫蹏所請請書院地直累千金者也子難

各問流金 卷八
日亟反吾刺是於所謂天理何居乎不見而反王門高
第弟子官郎署名王氏學有聲子難造焉於彈碁時得
其人慧而多機歎曰卽多機而慧名良知弊安所極哉
亦竟謝不復往於是就高陵呂先生於奉常邸學焉呂
先生世所稱篤志力行如宋司馬君實者也而呂先生
得子難歎以爲任重之器歸闕室石堂寒暑一裘葛博
綜約守亶于學不厭造請盡絕泊如也嘗折衷王湛爲
之論曰餘姚信本心之知已過故增城以爲空知增城
以勿忘勿助之間卽爲天理故餘姚以爲虛見然餘姚
言致知未嘗遺問思辨行專之者過遂以爲空知增城

言勿忘勿助時天理自見語固未嘗不確也蓋權衡已
審而世有求端於一悟謂卽悟皆真有觀察卽爲外馳
有循持卽爲行仁義則痛闢之以爲蔽陷虛蕩妨教而
病道曰以吾從諸名哲後不教不力也比退居中澹外
融益邃詣于古學隆禮自度造次言動必於禮家冠昏
喪祭具如禮其言曰常存戒慎恐懼勿任意必固我則
物宜自順問智曰先自知問仁曰先自愛問勇曰先自
強而以毋自欺爲致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爲格物尤
昔人所未發所著有稚川集行於世

昔人祖米發祖善本籍川隸許世
 繼而以再世... 惡惡莫收... 意必因...
 斷案... 意必因... 斷案...
 斷案... 意必因... 斷案...
 斷案... 意必因... 斷案...
 斷案... 意必因... 斷案...
 斷案... 意必因... 斷案...
 斷案... 意必因... 斷案...
 斷案... 意必因... 斷案...
 斷案... 意必因... 斷案...
 斷案... 意必因... 斷案...

雜閩源流錄卷九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

昌衢 校

金賁亨

陳洪謨附

朱裳

張芝

寇天敘

曹深 李中

撤大經

吳穆

呂賢 毛憲

胡明庶

弟明通附

楊爵

楊繼盛 柯維祺

葉夔

高璣

薛應旂 王燁

吳汝憲

華胃附

陳建

金賁亨字汝白浙江臨海人初從高姓通籍最後始復
 本姓中正德辛未會試至甲戌殿試歷任江西福建貴
 州三省提學官至副使為人清粹醇和剛介端毅得於

天稟既知學問大指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動止作息
語嘿酬應務與學俱嘗愛橫渠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
有懈初學當以心爲嚴師及伊川整齊嚴肅則心便一
之語日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記細過必錄蓋踐履
既實德性堅定矣及畱曹謁告屏居數月取明道延平
書反覆潛玩乃知工夫過苦責效太迫反入于銳進助
長之病其於澄然真體似未有悟入處於是默坐澄心
體認天理一意涵養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
延平所謂灑然冰解凍釋處超然有解以是居官行政
大抵主於崇禮教敦俗尚端蒙養維世淑俗之意惻如

也在揚舉行四禮修釋奠新樂舞斥大僚之冒祀鄉賢
者黜無行士之夤緣援例者在閩發明晦菴之學本之
延平豫章龜山明道具有本末端緒乃闢道南書院以
崇祀五先生復詮次其人如明道之表裏洞徹莫見瑕
疵如龜山之終日不言喀然而飲人以和如豫章與人
並立而使人化有若春風之發物如延平之水壺秋月
瑩澈無瑕如晦菴之心度澄瑩無渣滓特爲表章叅驗
考證源流明揭書院中且疏請祀羅李二先生於文廟
在江右優選志行之士羣之白鹿書院中親與講論聖
賢爲學次第明濂溪過化之繇究鷺湖異同之旨所以

開發成就者極其慊惻居家則百行純備鉅織不苟後學咸稟其身教焉當是時新學盛行鄉人方假其名以張聲焰而汝白存誠守正一宗程朱嘗答應容菴書以觀未發一語爲程門相傳指訣極辯時說戒懼卽慎獨作一事看之誤謂戒懼比慎獨其功尤難其事尤要而連引程子語以證之又作主一辯大指謂如昔人讀書不覺麥漂乃是心役于物不可謂一凡學者須是收其放心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一之本體歟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也其一之要道與子思子曰篤恭而天下平其一之全功與曰無適

主不在也曰無欲客不入也舍茲而學高則虛卑則支不足言一矣因自號其居曰一所學者稱一所先生所著有學易記學庸議道南錄台學源流及詩文集定海縣志行於世子立愛立敬立相俱成進士立相繼其父視閩學乃重梓父所頒伊雒淵源正續二錄以廸諸生當汝白致仕日江西巡撫都御史陳洪謨重修白鹿洞復聘至請主洞事以風俊秀因疏請特祠先儒吳與弼及卹少宗伯楊廉以重抑中官吳猷被訴放歸先知漳州府復芝山書院祀朱夫子以陳北溪黃勉齋蔡九峰配訂大成樂譜行呂氏鄉約每蒞一任於儒教多所修

明洪謨字宗禹湖廣武陵人弘治丙辰進士官至兵部

右侍郎壽八十二贈尚書

王中嵩述古答金世龍書曰昔提學高汝白之諸父隱君

子也雖則教汝白以舉子業每嘆曰可惜可惜假令得狀元亦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督責之曰汝得一第吾不為喜而以為憂此後必駸駸放肆可錄逐日言行寄我汝白嘆曰吾終日在側豈不我知而憂我放哉試問一老人家曰比舊漸不同矣乃警懼置一簿錄其所為試自簡點其過不可勝書乃大激勵為學卒為善士愚按此書則汝白之為學自登第後始固困勉一流人惜其諸父名氏無傳所學竟不可攷然即其教亦可以知其學矣世之隱君子獨學而名不傳如金氏諸父者豈少也哉

朱裳字公垂北直沙河縣人正德甲戌進士擢御史

差巡山西鹽法拒錢寧差官市鹽疏奄鑑八罪以脫

同官王相于獄還朝諫止南巡數嬖人熒惑之禍嘉

靖初守鞏昌舉天下卓異第一以清苦特賜宴勞歷

浙江臬副晉藩伯吏私書其案曰清如水難到底公

垂手續之曰如水平飢殺儉遷副都御史總督河道

艱歸起仍前任晉右都卒于官年五十八謚端簡一作

端性故質直目所見必行言雖久可復少時自號安

貧子既舉于鄉則曰堯舜君民孔孟師友所願也先

以御史按山東連旬茹菜東人誤傳以為長齋居鄉

時其妻就館公垂敝衣冠執爨收生媪至以為傭也

自都御史守制歸寒約如素士居無賓堂土壁蕭門

自奉亦止一菜而知友服其無市名之意居官鑰戶

遠嫌堂室如寺妻子甘菲惡益窮經探蹟以聖賢自
飭謂尊德性道問學其的旨也衍而成論具集中
張芝字廷毓南直歙縣人幼師邑博士海陽周成得
聞性學時方童丕被服儒術造次不設媚容成重之
呼爲益友弱冠舉正德進士授大理評事上章多見
施行嘗因論事極詆奄瑾專擅罪狀已外補僉事艱
歸廬墓起督學廣西爲一編書條刺伊洛微言導示
教本務獎士節振集詬之風值蒼梧徭獍反充監軍
討之徭匿深穴中乃以計盡其矢石舉種就俘尋得
疾乞休不許擢荆南副使命下而卒年四十一無子

家故貧守官廉苦一介不取身沒之後夫人至仰給
縣官以佐食廷毓雅志師法聖賢欲以天下爲已任
其奏疏前後數十上皆崇論確議關國家大計有以
非言官止之者答曰一職所効有限言而見聽惠益
無窮他不足計也與蔡介夫楊方震友善及卒介夫
悼之曰廷毓死天下之人無福所著有宗祠考經緯
書易講草經世續卦及詩文稿大理廣西諸志行於
世

寇天敘字子惇山西榆次人幼卽不喜嬉戲五歲時
母病久髮弗櫛家人欲剪之謝曰是不可毀傷及卒

哀毀如成人禮長舉於鄉卒業大學與馬伯循呂仲木崔子鍾切劘聖賢之學以躬行力踐爲本正德戊辰第進士授南大理評事歷遷寧波知府應天府丞署府事時寧庶人反武廟親征駐驛畱都權嬖怙寵提督江彬尤鴟張所過率以重賂免守臣亦諷賂之對曰與其行賄敗節寧得罪何傷彬洶洶每務持迫之子惇獨不賂且多所諫止每以事觸其怒彬令人偵之迄無短可持偵者乃勸往謝彬竟不往其他權嬖所需直卻之曰俟面奏與卽與爾皆莫能誰何上北旋諸守臣送之維揚卽得還獨子惇以無賂迤邐

于淮上是時江南諸郡皆緣迎駕名目厚斂民而乾沒其間駕駐畱都凡九月費且不貲一一出經畫而民不知亦不病也治應天四年賑飢救疫民甚賴之嘉靖甲申遷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改撫治鄖陽尋又改甘肅甫蒞任邊警突至立命將出師斬渠帥脫脫木兒及部落三十六級威名遂振回人土魯番初侵軼酒泉郡復譯文求和詞涉背嫚衆欲許之子惇議當先討後撫則掾縱在我而不在彼庶可恃以無虞又總制軍門欲遣使傳檄詰責土番送出哈密或聽選擇一人主理國事子惇獨執不可以爲祖宗間

關立哈密而欲世世守之雖被占據猶我地也若廢
置繇之則地彼有之矣豈春秋正侵疆之意乎况倉
卒遣使而爲彼羈畱如國體何乃削去聽爾選擇立
王數語卽付進貢回使持示之疏請御經筵親羣儒
講求治道又以嚴清戎謹備禦廣屯種添京衛處物
料增軍器分部官七事爲備邊要務皆請行之丁亥
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守禦固原盛有斬獲捷聞
壘書褒異加級厚賚戊子春會織造太監至行部之
臣議奏罷之子惇曰意則美矣但初到遽奏恐卽不
罷將益張其焰爾事各有機姑待之可也是歲大稜

陳乞廣捐糧額大發帑銀兼支引鹽皆得請喜曰吾
民生矣迺夙夜皇皇周咨長慮講求善法手提其綱
簡庶僚而分任之所全活無算然後疏織造太監非
荒年所宜設非飢民所能供果得報罷其精于慮事
如此歷遷兵部侍郎以疾在告雲中變作猶力疾上
疏極陳別善惡懸賞格諸方略竟卒年五十四性至
孝友在太學猝聞父病裹糧而馳歷六晝夜跋涉千
餘里抵家躬視湯藥疾遂瘳自是無離左右宦游所
在必迎養痛母早卒每言輒嗚咽忌日痛哭如初喪
高陵呂先生嘗稱其行已省身可與神明質而惜其

功用之未究

曹深字文淵南直歙縣人都憲南峰公子也生有奇質方四歲母沒卽知哀痛如十數歲兒稍長誦習小學諸書日記數千言事繼母周尤極愛敬周病嘗祈天請以身代父遣之師事岑山程先生求聖賢之學卽知居敬窮理用心於內及爲舉子業輒出人意表弱冠游郡庠與沙溪汪以正爲莫逆交講學白蓮別墅造詣日深時都憲公方知寶慶府屢奉書必勸以牧愛爲急無怵禍福又曰大人清白蔭及子孫後必有食其報者他勿計也正德丁卯魁應天鄉試戊辰

成進士時宦官八黨方熾而劉瑾尤橫遂率同年百人抗疏乞正瑾崇權之罪有旨罰跪午門前者五日時方酷暑而素體弱自是益羸瘠矣己巳授南京兵部主事於是南峰公卽以其往日所寓書次第授之曰兒惟不怠乎事我者以自處吾無慮矣聞者交賢之蒞任卽裁抑進鮮快船及舉行清理屯田數事部堂甚器重之適汪以正卒業太學染疫疾鄉人莫肯往視文淵獨馳至其居躬治湯藥與同起居者半月汪病亟泣曰吾僅一女奈何應曰當聘爲吾兒棟婦君後事有深在無慮也卒皆如其言尋亦以染疫卒

于留都官舍年纔二十九

李中字子庸江西吉水人遠祖有次魚者以道鳴于

宋南軒晦翁皆善之稱復齋先生子庸生有異質不

假訓習而穎悟絕人五六歲未識書解為聲偶數試

之不能窮入歲讀書忘寢家故貧早喪母束修不常

繼至年十四始授尚書習舉子業十九拜同邑玉齋

楊先生之門

玉齋名珠貧瞽無子未嘗見戚容子聞庸之母歐陽氏其甥女也因稟學焉

義利說始志於學二十四訪大父寓舍如隨州薦為

增廣生又二年始受室無資市書一日見一峰文集

手錄歸嘆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既而得月廩則以

分給鄉之寡人獨不假人詞色州守遣其子弟來學

意不合輒麾去之正德丁卯舉鄉試第一至甲戌成

進士楊少師一清為吏部將舉臺諫數召試不往六

月授刑部主事時武宗縱西僧出入禁內宦官居中

用事子庸憂之上疏切諫有曰今日大權未收儲位

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

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

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敝天變于上地變

于下此道之不明不行繇陛下之心惑於異端故也

其他指斥忌諱語尚多上覽疏震怒將杖之子庸藁

坐飽食待罪從容以當道救解得免逾月忽出內降
謫惠州通衢驛丞乃奉父至通衢闢愛梅亭讀易其
中居三年病移長樂學官會陽明王公鎮贛州檄子
庸與王君思議軍事及至贛而宸濠方謀不軌時論
煽搖王公問計子庸預策必敗引古爲證力贊其決
變作王公邀以助已平居不屑自敘語莫得聞世宗
卽位有詔敘復未行壬午擢廣東僉事歷廣西叅議
遷本省副使提督學政子庸憫俗學支離喪失其性
凡教一本於身不事言語嘗曰璽書所載迪正道崇
正學此吾職也又曰感於此應于彼不行而至自有

以潛奪汙俗興起善心誠之不可掩固如此於是擇
諸生聚處五經書院每五日登堂講說敷悉自晨至
暮不休人多嚮之踰年丁繼母憂歸諸生追送有泣
下者丁亥起復補前任粵西人士聞者交賀歷遷廣
東臬藩以平法革賂與撫按不協坐誣當罷朝議奏
其廉節才望應畱用以責後効而時宰復以無關說
爲慢竟謫四川叅政督糧儲初子庸在粵聞彈章欣
然且歸答同官書曰此事於余無損益但恐仕者以
予爲懲劄則薄俗日流於苟媚世道何賴及是入蜀
無悻悻意至官數月乃具疏乞休人有問者復之曰

士君子行止自有孔門家法不可苟焉自小也所謂家法吾心天理是也進退遲速莫非天理之流行叅以毫髮意氣不免爲過高之病皆私也同官力阻乃止明年告之兩臺不允丁亥明堂禮成得推恩三世自念方感國恩未可言私尋遷浙江按察使未上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庚子春至歷下始謁學廟見車馬取道屏外瞿然曰是不可徒行耶命撤之曲阜三氏學生舊無廩創議增給爲定制歲大歉蝗蝻且起飢者流離道路子庸會計郡縣不足乃取泰山祠金以待賑命流民捕蝗予穀捕蝻數倍又慮

盜賊將熾下令郡縣募驍勇練民兵以備官軍所不及河南關繼先者劇盜也能散金帛得死力嘗被擒鉗鎖加三木守衛之其黨竟穴地入脫去不能得遂流劫燕趙韓魏間數十年無敢當者至是繇燕入青子庸授計部下設伏禽之而燕之撫臣攘以爲功子庸不自言辛丑晉副都總督南京糧儲往時運艘泊江轉搬旣爲市民所紿而官稽程期鮮不獲罪乃命自木門入庾次又令監視者毋先放衙毋使庾人侵羨病諸役者人皆便之明年卒于官年六十五子庸受學玉齋而傳之門人羅洪先與湛元明王伯安高

汝白鄒謙之諸公皆有書問商略問學載集中嘗言
 愛不足以盡仁惟公可以盡仁惟中可以盡仁說者
 謂其真能識仁又言知易則知權而曰天地之用一
 易也自然之權聖人之用一權也當然之易非知道
 者孰能識之說者謂其真能識權又曰生生之謂仁
 存存之謂學則其言本體工夫一以貫之矣家居谷
 平里學者因稱為谷平先生所著有疏草目錄書問

詩文七卷行于世

朱學問答曰嘉靖甲午夏五月予
 臥病隨州報恩寺一日學子請問

曰朱子之學何學也予曰聖人之學也曰何如朱
 子詩云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
 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騁言詞好
 豈知神鑒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

落奇功收一原曰神鑒曰一原朱子之學旨可知
 矣曰或疑其釋大學何如曰此學必論大頭腦處
 如明明德此大學大頭腦也朱子以虛靈釋明德
 不可易也明之之功則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
 復其初此工夫至簡易也何疑之有曰或疑其格
 致求於外也何如曰此不得朱子之精也朱子曰
 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
 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
 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當時有問介然之頃一
 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
 致知克廣將去朱子曰然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
 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蓋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
 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此朱
 子之精孔門求仁之學也學者當默而識之學子
 曰然遂記之愚按谷平與學子論朱學至精至
 透足破影響之誣矣集中如答羅達夫書痛言慈
 湖掃蕩操存之害答鄒謙之書直辨大學古本三
 家之非正論鑿鑿皆一時藥石然予細讀其目錄
 間有自相矛盾處如云朱子之致知一向做向外
 面去又云慈湖看母意句有味故極得力母意便

是克已工夫豈當日嘗與王湛輩往來未免漸染耶抑亦未定之論耶其全集係羅文恭手編文粹則鄒忠介所定二公皆染新學故筆削未當然二公之能不盡悖乎正固以其淵源在此耳讀者詳之

撤大經字守道北直廣宗人正德丁卯鄉試第七人少聰慧日記數千言篤志於學以聖賢自期家貧無書走借于廣平崔尚寶家未幾還之曰吾已得其槩矣以病尋醫京師上書少師西涯李公西涯稱其才曰海內人豪也甚禮重之嘗讀書郡東官舍郡守高其人往見之值母忌不出接守怒揚言欲以官舍與人守道卽移歸守遣人謝之不去又召其弟兄再三

謝終不去其方介若此平生著述甚多皆未脫稿與士夫書惟勸以聖賢爲準歿年三十二

吳稷字舜鼎南直華亭人正德甲戌進士授金華府推官時章楓山先生家居講學嘗造請質疑以懲豪右拂上官意量移惠州又以逐墨令與直指左坐遷荆府左長史改徽府進賢王箴芸窗賦以寓諷久之致政歸隱東郊有司莫識其面里舉踐更役有誤報者令不知懸之榜乃往注其下曰不能爲官豈能爲役令聞大愧親詣謝終不見也所著有皇明正學編史綱纂要破愚錄及自得園石湖宦游諸稿行于世

呂賢字宗器江西永豐人少補諸生博聞強記敦善行不怠藏修于鷺峰之東南木山不慕聞達及父終母疾遂自削學籍歸養於家母歿在殯舍人失火宗器伏柩號慟流血被體蒸燎鬚髯身不少卻俄風反移柩學使邵文莊公廉知之欲以奏聞乃列狀辭免治家遵禮不諂流俗時民間盛傳有神曰活佛自徽來以桃符談禍福如響所至爭具羊豕逆諸道左焚香作樂侈奉恐後宗器曰此非訛言必妖氣也力要邑人守正以待之其神寢滅里閭宴然居恒讀書期于涵泳得味尤喜吟咏客至鷺峰草堂輒與賡和有詩曰讀書多過目養性欲忘年又曰不爲草堂無戶牖孰知天地有鳶魚卒年六十一所著有皇極經世律呂新書正蒙洪範諸解及鷺峰遺稿行于世子懷字巾石舉于鄉以學著而流入姚江

毛憲字式之南直武進人自幼端重寡言中正德辛未進士拜給事中疏劾大臣怙勢爲奸利者數人內外肅然又嘗申救諫官竇明極陳邊防軍政之壞災異水旱之憂直言不避禍害尋以疾在告久之起官冊使荆湘見民被水災卽具疏馳奏及論先儒陳浩有功禮經宜以從祀會大駕西幸久駐甘肅人情詢

名臣流金 卷九
詢特疏請回鑿不報惟時儲嗣未建舉朝諱不敢發首疏請建儲亦不報後武廟將回京有帑賜近臣式之獨疏辭不受因謝病歸與同志講求理學考濂洛關雘論說同異會而通之大都以不欺爲主以恕爲用以克己爲工夫然每以克己爲難自謂檢制二十餘年褊性不能盡除晚年扁其書室曰三近齋蓋退然以困勉自勵也其立身治家悉有規格歲時祭祀一遵家禮置義田義學教養鄉族施愛孤弱自以祿不及親扁其堂曰永思終身不御重味與人有要雖風雨寒暑弗爽於朋徒死生患難之際情誼更篤郡

守陳實建道南書院延之主教一郡欽服稱爲古菴先生年七十七卒有司表其里曰崇賢所著有諫垣草古菴文集毘陵正學編毘陵人品記等書行於世胡明庶湖廣羅田人嘉靖乙酉鄉試第三人成壬辰進士甫試政卒于京平生孝友篤學精理數嘗取邵蔡皇極律呂二書朝誦夕思章分句解或衍爲圖其所自序又揭中與幾希盡蓋二書之旨書成名曰邵蔡性理二書圖解併著有元溪集行於世弟明通幼育於諸兄事兄如父領戊子鄉薦以兄疾不會試者三科兄卒服衰經致其哀撫孤姪如子中有爭產者

出已所有平之學宗程朱邑中弟子多師之嘗語人曰只此居敬窮理便可詣聖賢域除信豐令賑飢撫盜民懷其仁保留復任遷金華府通判甫一月聞母墓崩圯嘆曰生不祿養死不表阡吾耻也遂乞致仕家居儉約如寒士著有征邁集學者稱東郊先生

楊爵字伯修陝西富平人初誕時室中如火光起人咸驚異之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家故貧年二十始發篋讀書苦無繼畧資嘗以薪代夙夜攻苦每之隴上耕挾冊往意思欣然兄靖以掾誤罹法伯修徒步百里外申厥寃遂並繫獄伯修從獄中上書詞氣激烈邑令見而奇

之立出之給油薪費督之學年二十八聞朝邑韓恭簡公講理學躬輦米往拜其門恭簡睇其貌行行如也欲卻之父蓮峰老人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叩其學詫曰縱宿學老儒莫是過吾幾失人矣既察其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嘆曰畏友也同門學者皆自以爲不及後與楊椒山繼盛稱韓門二楊云踰壯督學漁石唐公始首拔爲邑諸生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客館有遺金者伯修守之客至持館人急伯修詰其實付以金客謝寡取伯修不允乃敦請過家止宿焉是秋卽以書舉第三人明年己丑成進士授行人三使藩府餽贈俱讓不受

或以爲矯伯修曰彼雖以禮來名重天子使吾獨不自重天子使耶壬辰選山東道御史時權臣當國草疏將劾之疏且具會鄉人有以垂白在堂勸止者乃移疾歸未幾母沒毀瘠逾禮廬墓三年服闋家居授徒講學又五年庚子秋以薦起河南道巡視南城權貴斂避而目覩時事不勝扼腕辛丑春上封事娓娓數千言大約謂內而腹心外而百體皆受病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一則輔臣夏言習爲欺妄翊國公郭勲爲國巨蠹所當亟去二則凍餒民瘁不憂恤而爲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覩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緇黃出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輩非死卽斥去所損國體不小是時中外頗以言爲諱疏入人皆愕然上大怒卽逮繫鎮撫司窮究其詞拷掠備至伯修一無所詘是日都城風大作人面不相覩都人呼爲楊御史風前此士大夫下獄未有下樞鎖者獨伯修身晝夜樞鎖中創甚血淋漓下死而復甦蓋貴溪翊國意也戶部主事周天佐巡按陝西御史浦鋹相繼論救俱筆死獄中人益爲伯修危之而伯修處之自若刑部郎錢德洪工部郎劉魁吏科給事中周怡皆伯修同志舊友先後俱以直言下獄相得歡甚然自學問勸勉外各相

戒不得言得罪事日與周劉切劘修誥不少輟釋四子
諸經百家研精於易著周易辯錄及中庸解若干卷又
與巡撫孫繼魯取破碗書壁唱和得百餘首名曰破碗
集集中略無憤惋不平語友朋相喻身世兩忘如是者
五年竟不知其身在縲絏中矣乙巳秋八月上以受釐
故放伯修及周劉歸田里而三人者猶相與取道潞水
講學舟中踰臨清始別歸會熊太宰以諫仙箕忤旨復
逮三人獄伯修抵家甫十日聞命卽日就道親朋揮淚
爲別伯修無幾微見顏色身幽園扉者又三年丁未十
一月高玄殿災釋歸爲民旣歸教授里中貴人莫得見
其面疏粥敝履怡然自適己酉冬十月十九日卒于家
年五十七病革時援筆自志惓惓以作第一等事做第
一等人教其子孫學者稱斛山先生嗚呼觀其前嘿後
諫移孝作忠處患不渝屢折不挫雖獲終牖下大節皎
皎良亦不減仲芳而臨沒囑子之言亦略相似所得力
于韓門者非淺鮮矣隆慶改元奉世廟遺詔贈光祿少
卿萬曆初補諡忠介

楊繼盛字仲芳北直容城人學者稱椒山先生七歲喪
母父媵妒使之牧仲芳從牧所見里塾學而慕之請受
學亦不廢牧十歲餘復喪父家日貧顧益攻苦耐飢寒

治經藝遂舉嘉靖庚子鄉試至丁未第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初與考功郎鄭公曉游議論相洽會關中苑雒韓先生爲南大司馬爰從之受樂三月得其數請手製諸樂器遂購刀鋸錘鑿與桐竹絲漆等物始製管而和次及琴瑟簫笙埙篪之屬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復于韓先生曰未也吾欲製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仲芳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于堂上投以金鐘使之擊而謂之曰此黃鐘也覺而汗恍若悟者起篝燈促複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韓先生大悅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

九鶴飛舞于庭其應乃在子乎迨韓先生致政歸併傳其天文地理皇極太乙壬奇兵陣之學時代鄭公爲考功郎者吉陽何公遷結友爲五日之會會則論學終日仲芳與焉一遵會約力行之吉陽語人曰椒山之果誠可與進道矣庚戌冬滿三載考進京道繇山東謁曲阜孔林徘徊俎豆間久之登太山絕頂望雲氣慨天體之不盡益有志于學遷兵部車駕司員外時咸寧侯仇鸞有寵而驕倡兩邊馬市議將遣使矣仲芳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辨其說之謬者五詔下錦衣衛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至貶所日治典史事少暇則進邑諸生講學買

東山超然堂基剪棘立書院前爲講堂二進後爲享殿中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前側左周公右孔子得十二人兩壁側以顏曾思孟漢董仲舒隋王通唐韓愈宋周程張朱五子及元許衡劉因本朝薛瑄配又得十五人名曰道統祠俗尚佛事爲設諭禁革民初稱不便久而化服縣旁地故多回人其子弟悉習梵典乃召而約束之爲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俊者三十人諸生日益衆無所得食爰集邑吏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千石而鬻所乘馬及婦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白于府以伏糧予之倣井田遺意割授諸生父兄使畝入

粟以給筆札及婚喪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蔬而引洮河之水以溉之教養並舉羗人日興起於學諸如開煤山以給薪卻巡方之責褐皆功在地方居二年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關西夫子而鸞敗罪至族上思其言半載間四遷至兵部武選司員外仲芳心自計欲報君恩其道莫如去奸人使不得亂政遂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奸請召二王論狀抵任之十二日疏成以癸丑元旦上巳抵闕門聞上以日食之變怒逮靈臺官度與疏意不協復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而奏於是嵩從中讒之下鎮撫司打問仲芳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

將受杖也或遺之蚘蛇膽卻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又謂勿怕笑應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內畏嵩屏去藥食乃自破瓷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咸爲戰栗仲芳顧自若在獄三年將以冬月行論從容讀書不輟乙卯十月晦竟死西市春秋四十臨刑出所著年譜授子應箕曰後十年可開也復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畱與後人補又曰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生平未報恩畱作忠魂補蓋首章以除奸之事望後人而

次章則以制作之才深自悼惜也寓意微矣仲芳篤于倫理初會試下第當入太學有負笈費其兄患之乘仲芳出而強夫人以八石穀廢箸姑聽之及游太學再試居首多得館穀歸其夫人在家亦治農有秋仲芳始爲酒名姻族奉兄觴請復其爨又以公車三十金助兄納粟得散官曰吾道近可徒也赴義前一夕手書一帙諭妻及二子勉勵苦節考究身心以至處分家庭曲盡人情物理嗟乎從容如是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矣隆慶初卹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賜祠額曰旌忠所著有遺集年譜傳於世其遺筆一卷梁溪秦松岱序行之又有

擬補樂經藏於家

益智錄云椒山劾嵩原疏中有冒功一欵奉旨下部查覆武選主事王遴

履稿言嚴效忠鬼名實無其人嚴鵠黃口乳臭身未也見而令易之遴執不肯豹温形于色遴曰公講良知之學刻語錄負盛名若抹殺定案公論之謂何豹擲稿于地曰汝為君子豹為小人耳乃潛致嵩自疏辭功而部疏不覆後豹以諛頌齋醮為世宗所厭斥去之真枉為小人矣遴素與椒山交善左右獄中慨然以其女許其次子應尾士皆義之迨萬曆初為戶部尚書值議陽明從祀遴曰某曾司理紹興備知陽明以才勝若實踐工夫難與薛文清同又言此公一生只是作用親見其居身居家無實學止以氣魄議論籠罩從學者又曰陽明從祀則朱晦菴呂東萊皆不足信大宗伯沈鯉遂具疏言守仁從祀宜俟論定不報閣臣申時行具揭以請上以中旨予之遴號繼津北直霸州人愚按一統人物志何遷字益之湖廣德安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刑部右侍郎著有吉陽集三十卷友問四卷又言其記問淵博多所超詣喜談性命之學主於圓融應世余讀至此而心竊疑

之後見理學醇疵辨云世廟時京師靈濟宮講學之會莫盛于癸丑甲寅蓋嘉靖三十二三年間也時禮部尚書歐陽公德兵部尚書聶公豹吏部侍郎程公文德皆以陽明門下主會氣勢赫濯縉紳得附以通顯故京師學徒雲集至千人窮鄉下邑亦莫不口良知而家心學丙辰而後三公或沒或去位其徒稍避匿矣三十七年戊午何太僕遷自南京來復開靈濟講壇然其名位未足以號召諸少年多無應者偶有貴介子某欲藉講學為名高一日當赴會適與大闈飲至醉忘之矣吏從旁息曰盍往靈濟宮乎時某雖醉心尚了了遽曰亟牽馬來比上馬目惛惛不開吏掖而馳至講所則學徒咸拱而候之既下馬不能成揖第擁而即席坐坐定鼻息如雷眾不敢言亦不敢覘比晚輟講吏仍挾之上馬去竟不知往來何事也明日縉紳會者闕然長安語曰此豈周穆王假息而之化人國乎默而神遊此乃真學問矣聞者大笑於是御史余珊上疏曰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出乎此則入乎彼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邪正之間治亂判焉苟非察於人倫明于庶物之極致確乎不為他岐之惑者幾何不流於楊氏之無君墨氏之無父也

哉如此之人今世不少嘗見褒衣博帶高冠而峩然者相率號為道學倡引生徒號名黨與或匿跡于古僻幽深之寺或招搖于通都廣眾之堂開口高談窮搜天外穿鑿附會妄詆聖賢海內慕名從風而靡以致優仕欲持此以謀王猷斷國是害有不勝言者臣惟王安石文章節行高于一世非不可慕直以學術之偏變更新法耗宋家三百年之元氣以訖于亾可不戒哉臣請陛下斷自宸衷務為區別申明聖祖學規之戒勅令儒學科舉之士及選授進納之臣悉歸至正敷陳王道不許縱橫曲說少有偏邪違者治罪罷斥若有以其言纂集成帙炫惑人心遺害無窮者即毀其板而火其書仍以非聖之罪罪之斯邪正別而不淆矣余公此疏正當靈濟復講之歲其引安石為喻自為王學渠帥而發意不在附和之徒也然何吉陽在南既為五日會在北又附靈濟宮必其徘徊于正學新學之間而不為一家定解者斯以謂圓融應世也乎况椒山先生慘死在乙卯十月晦此時天地方閉塞歐陽輩何以講學為吉陽以戊午轉官入都不在招西市之魂而欲煖雙江之席何為者也吉陽此種學問不痛不癢真鄉愿鄙夫一輩人肺腸在

彼不過欺一時之君子盜姓字于儒林初無少得而習之者遂為人心學術之禍流染成風不可救藥蓋其無忌憚之才雖出異端下而其混邪正之罪當在異端上宜乎余公憤然起欲一槩鋤斥之無分於首歟從

柯維祺字奇純福建莆田人弱冠中進士除南戶部主事時年二十六即移疾歸烏石山中聚舊業而抽繹之別淆亂訂是非會萬於一及門之士先後至四百餘人傳授靡倦要以躬行為先慨近世學者樂徑悟而憚積累竊禪家之說以掩孤陋作左右二銘明其意著講纂二卷以辨心術端趨向為實志以存敬畏密擦履為實功而其極以宰理人物成能天地為實用至於為學次

第懇懇致意於誠之一字謂心與理一之謂誠言與行一之謂誠終與始一之謂誠蓋允蹈之也錄所答問釐爲心解學解經解上下傳解史解六卷多儒先所未發著宋史新編以宋爲正統以遼金附且升瀛國二王於帝紀正亾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先道學於循吏以重道釐復補漏擊異訂譌共二百卷閱二十載而成書作史記考要十卷凡司馬之譏評爽實班氏之增損乖義少孫之補綴亂真諸儒之紀載異同胥辨正之而天文曆律發明尤詳又以莆陽文獻自嘉靖以來屢經兵火懼其遂湮乃撰次爲二十卷以接山齋鄭岳之筆曰續

莆陽文獻志與宋史新編俱以三品論人謂求道德之士於三代之下必欲如古聖賢難矣但能忠信廉潔以禮義爲進退以名節自砥礪此其根本也根本旣立雖乏功業文章不足爲病根本一喪卽富貴功名鄙庸人耳何足取哉別著詩文集十卷續集四卷雜著二卷居常絕迹不入官府力耕節用躬韋布之素有餘則推以佐親黨遇倭亂廬毀於寇鬻田以築小室日危坐其中接人無戲言無苟笑聞人之短感然必爲之諱其功不與飲燕口惟蔬食菜羹而已卒年七十八學者稱希齋先生

葉夔字司韶南直武進人少力學好古甘貧守正正德末歲貢授汝陽司訓以繼母年高乞歸當事不允遽投牒而去歸臥一室銘其左曰不欺銘其右曰養正嘗曰人於義理二字辨認分明便可上達多言無益也居恒恂恂不能言語及忠孝節義則投袂而起立髮灑淚干旄至門或不報謝事關風化則力請所司如痾瘵之切身必求其濟而後已宋末死事諸臣未秩祀典奏記當路建祠祀之鄉先賢謝子蘭墓圯勸義修葺仍置祀田若干畝晚自號存齋病革手書謝上蔡人能充無欲上入之心數語曰此心學之要

也所著有元史提綱景賢錄忠義錄等書行於世子金以乙科判紹興嘗從毛古菴纂毘陵人品記以卒父志

高璣字齊之南直武進人少喜讀書精研理學每體驗於事親從兄間而於程朱語錄擇其精要繕寫成帙時時玩繹學者有問亦必以是示之家故貧居之晏然於甘旨之奉必求無闕嘗有詩曰幹蠱真才子言貧是乞兒孔門多樂地殫力任耕犁又曰一夢四十年忽覺東方動宛見風光好只恐還是夢嘉靖己未詔舉經明行修之士邑人禮科給事中毛憲等力

薦之辭以親老不就郡守連公盛遣學博詣門敦請
為鄉飲賓亦不赴久之兄某卒于潮陽官舍煢煢往
迎不以遠憚也卒之日公舉入鄉賢祠又曰一
薛應旂字仲常南直武進人剛勁雋爽不苟雷同悅
俗窮達一致自為諸生擅制義名尤攻古文詞淳實
典雅原本經術以貢舉嘉靖甲午鄉試中乙未禮闈
第二授慈谿知縣時郡守鄭方事苛黷仲常始為令
銳志撫綏有檄下縣輒格不行守大怒一日仲常以
事入郡聞守欲窘辱之遂用奇自逸旋請改教時佯
華亭方督學兩淞能調護之守亦罷去及仲常改教

九江則華亭又督江右學矣檄主白鹿書院尋擢南
京吏部主事轉考功郎中值掌內計分宜相憾給事
中王燁令尚寶丞諸傑貽書屬以黜燁燁端士也仲
常即畱燁去傑而兵曹王畿方以周流講學獵浮名
亦斥不少假分宜不悅竟用言者謫建昌通判歷遷
禮部主事浙江提學副使在淞鑑明衡平士子翕然
心服以過執忤時調鄜延兵備未幾被察罷歸或曰
亦出華亭意也洛川縣賚贖鍰千為路費竟卻之仲
常初從邵二泉呂涇野兩先生講程朱學後聞良知
之說頗以為快既而見沿是說者多不掩言乃悟曰

良知之學原於陸子靜陸學孟子教人之法也朱學
孔子教人之法也遂著考亭淵源錄自此議論一軌
於正雖邪說之徒多側目爲誣詆弗顧也家居垂二
十年未嘗釋卷耑勤著述每一書成凡幾易稿皆手
自抄謄點竄未嘗借力於人著有憲章錄宋元通鑑
甲子會紀高士傳浙江通志薛子庸語四書人物考
等書行於世二泉先生旣歿人有謀據其故第者仲
常不避怨禍慨然白于當事偕同門莫同華雲輩卽
第爲祠以拒絕之無錫顧憲成允成兄弟少以制義
來學攜草蓆設拜禮甚恭仲常特器之呼二孫敷故

敷教出見定交後俱成進士相與論學東林並稱名
儒蓋自二泉之歿幾及八十年爲萬曆甲辰而後東
林再闢樞其中者實惟仲常焉學者稱方山先生

王燁字韜孟南直金壇人自少讀書卽以古人自程
度力學勵行中南畿鄉試第二成嘉靖乙未進士爲
吉安府推官治獄明恕以理勸導訟者皆悅服而去
秩滿遷南京給事中數言事初張永嘉諸人以議禮
合上意驟見大用于是上畱意稽古禮文之事並建
南北郊耕藉親蠶諸禮繼舉則夏貴谿附贊爲多遂
用張桂故事自都給事中擢侍讀學士以至宗伯入

閣中年上畱意禱祠謂可以永年則嚴嵩先意承順
尤極佞巧而費家者宏之弟逆濠之姪也以不附結
濠頗得時譽而名位既通故掾盡失三人者韜孟皆
首論之而其論嵩尤切直併及其子世蕃時嵩奸未
著而世蕃之惡人亦未盡知韜孟在吉安蓋得之先
見而所言又曲中其隱欲朝廷蚤斥遠之勿使得政
故嵩尤恨之未有以發例轉山東武定兵備僉事以
任滿赴部逾限奪官出嵩意也遂著爲例未幾疾卒
韜孟事親孝然有弟惡于象慈弗可感嚴弗可繩至
死鬱鬱仕宦有年貲產未嘗少益婚嫁葺廬多稱貸
于人邑令來問疾見蕭然一榻布被蔽體深嗟重之
臨終語人曰聖賢無自是之學問古今無自用之豪
傑谿田馬理銘其墓學者哀其遺文名爲檇菴先生
集刻傳之

吳汝憲字道卿南直無錫人自少樸茂方正言笑不
苟師事邵文莊文莊器之妻以女爲諸生試有司不
利文莊欲爲之援引道卿執不可遂謝去其兄嘗以
事繫獄恨不能卽救亦自囚一室藉草食糲一如獄
中人勸之輒泣俟兄得釋而後出常守宜賓王公誕
敷聞其名以淵明乞食魯兩生不肯行二題請著爲

各問沙流金 卷九 陳建
論援筆立就王公讀之擊節不已請見亦不往自是三十年不入縣郭邑令每行鄉飲酒禮輒致詞延之後先十二載皆不赴治家嚴而不苛訓子弟惟務孝弟勤儉師法古人與人交洞徹肺腑存心忠正不欺屋漏屬纊前一日以存天理三字諄諄爲後人申囑卒年七十五友人私謚曰貞簡先生其同門友華胄字世卿舉鄉試早卒論者謂世卿清恬溫粹貞不絕俗似管幼安道卿愷悌雍容和不徇物似黃叔度雖歿壽不齊各有文莊之一體焉

陳建

號清瀾

廣東東莞人嘉靖壬寅朝議進宋儒陸九

淵於孔廟時清瀾以進士令南閩聞之憂道統將移學脉日紊乃發憤著學蔀通辨以破王氏所編朱子晚年定論其書批禍根于橫浦證變派于江門而中間則詳著朱陸始終不同之迹閱七年戊申書成自序曰朱陸之辨近世造爲早晚之說謂朱子初年所見未定誤疑象山晚年始悔悟而與之合其說蓋萌於趙東山之對江右六君子策而成於程篁墩之道一編至近日王陽明因之又集爲晚年定論後人不暇復考一切遽信而不知其顛倒早晚矯誣朱子以彌縫陸學也道一編謂朱子晚年深悔其支離之失

而有味於陸子之言陽明定論序謂晚年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皆矯託推援陰謀取勝借朱子之言以攻朱子借朱子以譽象山挾朱子以令後學正朱子所謂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于禪也如答何叔京書熹奉親遣日云云道一編指爲晚合象山陽明採爲晚年定論按朱子四十歲方丁祝孺人憂此書有奉親遣日之云則祝無恙時所答朱子方三十餘歲與象山猶未識面何得指爲晚合定論耶又答何叔京書今年不謂飢歉至此縣中委以賑糴之役後言守書冊泥言語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云云考年譜正在是年皆四十前事至淳熙己未方會象山而何叔京亦卒矣答張敬夫書在論孟集註未成之前何以爲晚合刪去學庸修過以下二處此權詐陰謀不合用之於講學答黃直卿有向來定本之誤非爲著書發也蓋論教人之事有定本云爾舊本之誤朱子初無是語陽明矯托以爲悔集註諸書之證大乖祭陸子壽文有道合志同之語道一編序首以證朱陸晚同假子壽以遮蓋象山誑甚按朱子於象山自甲辰以前時稱其善自丁未以後日

斥其非此早同晚異之實也朱子初年參究禪學自謂馳心空妙二十餘年中年私嗜象山疑信相半晚年大悟禪學近理亂真之非於是排陸而一意正學云紹熙三年陸子五十四歲卒於荆門軍訃至朱子率門人往寺中爲位哭之旣罷曰可惜死了告子按陸子壽之卒朱子痛惜之爲文以祭象山則無按象山櫬至朱子答詹元善書云子靜旅櫬經繇聞甚可傷見其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耶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何時已耳又曰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

道無繇得明建按傳習錄答門人問格物之說謂朱子不知先切已自修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是詆誣朱子一生無一是處自朱子沒後無人敢如此詆誣自古講學著書無人敢如此顛倒欺誑昔尹和靖有言其爲人明辨有才而復染禪學何所不至建爲此懼迺竊不自揆慨然發憤究心十年作學蔀通辨十二卷垂十萬言云云厥後萬曆中羣惑猶不解慕崗馮氏乃以是書重鋟諸木屬涇陽顧先生序而

傳之

嘗閱發志正嘉間有邑令聚諸生講新學欲講於先賢祠院則疑其所講之相戾也迺舍而之

邑之紫虛觀諸生詹渭者賦一剪梅詞以寓諷有老君在上笑吾儒得罪程朱玷辱程朱之句令恚

曰爾有一剪梅吾有三等簿遂以事誣申學使黜
 之渭復大署縣壁曰一剪梅惡邪亂正三等簿假
 公行私後學使知其屈移文來復愚按故明中禩
 士大夫緣論學不同激為玄黃水火殆徧朝野矣
 詹渭以一諸生見嫉于邑令若此無怪乎荆川方
 山分祖龍谿遂致反唇敬菴復所同宦南都而起
 口語且並以察典逞禍也此等雖由旁人釀成乃
 客氣用事在君子豈得無過呂涇野曰不同乃所
 以講學既同矣又安用講耶尤西川口不有益於
 彼必有益於我講學欲以何為而必欲其說之自
 我出乎兩先生為此言非效子莫之執中只要彼
 此先融客氣虚心觀理耳如清瀾辨朱陸本先同
 後異未嘗早分晚合雖使陽明復生無喙可置要
 之此書可與知者道而不必強不知者之寓目蓋
 恐以水沃石勞而無功從來
 收敷在寬太着急不得也

雜聞源流錄卷九

終

